

血淚仇

新 型 狹 歌 劇
三 幕 十 七 場



馬健翎 原著
顏一煙 端木炎 改編
黃準 李凝 陳光 李超 配曲
北方出版社發行

人民的藝術（代序）

顏 一 煙

——秧歌劇——

敝團第四次演出的節目，是一個新型秧歌劇：「血淚仇」。「新型秧歌劇是什麼樣的劇呢？它和舊秧歌又有什麼不同呢？」一位朋友這樣問我。現在僅就我個人的一點極淺薄的理解，來簡單地談一談：

(一)

「戲劇是爲人民服務的」，這是今天我們每一個戲劇工作者的口號，是我們每一個戲劇工作者的行動指南——這個口號的正確性，我相信是沒有人懷疑的，因爲我相信：沒有人會認爲：戲劇是爲專制獨裁，製造內戰的反動派服務的，除非他自己是法西斯的走狗，專制獨裁的暴君。

戲劇是爲人民大眾服務的——這已是千古不滅的真理，那麼，如何「爲」法？就是我們每個戲劇工作者當前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首先，我們應該研究：所謂「人民大眾」是誰？無疑地，既云「人民」，當然就不是：抗戰中發「國難財」，抗戰後發「勝利財」，到東北發「接收財」的「政府要員」；既云「大眾」，當然更不是少數的壓迫者，剝削者，官僚，地主，資本家——換句話說：人民大眾，就是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工人農民和武裝起來的工農——走出工廠田莊，拿起槍桿爲了祖國的獨立自主，和人民的民主和平而戰鬥的士兵；以及革命的知識份子，小市民，商人……

「那麼戲劇怎樣爲人民大眾服務呢？」——用最簡單的話來回答，就是：我們所演的戲，是用我們的觀點、思想感情，來說他們心裏的話的；是傳達他們的思想感情，是表現他們的生活和鬭爭的；他們看了我們的戲以後，能够懂，能够接受，而且喜歡；喚起他們的埋藏着的力量，由此更進一步地鼓動他們，團結他們，教育他們，組織他們，使他們行動起來，爲當前的自己的要求和理想而起來鬭爭。

「什麼樣的形式，能使人民大眾看了之後，懂、接受，而且喜歡呢？」在當前，我們的回答是：人民大眾自己的形式，人民大眾所喜見樂聞的形式——民族形式，民間形式，也就是我們普通常說的「舊形式」。

因爲「舊形式」是人民大眾所喜見樂聞的，所以我們提出：「利用舊形式」；然而又因爲舊形式在內容上（有的甚至在形式上）多是含有毒素的，是歌頌封建、舊禮教，宣揚迷信的，是愚民的，是非人民大眾的——是反人民大眾的，所以我們又提出：「改造舊形式」。提起「舊形式」，有人可能首先就想到平劇（即京劇，或皮黃劇），而且還可能跟着就這樣說：「平劇就是人民大眾自己的形式，是他們能够懂，能够接受，而且喜歡的——不信，請看演平劇的戲園子裏，不是常常有很多老百姓去看嗎？而且他們不是還拍手叫好嗎？那麼爲什麼還要提出改造呢？」

我們不能說他這話完全不對，然而我們要說他講這話是只看到了現象，而沒有看到本質。我們不能因爲只看到很多老百姓到平劇園子裏去，而且在那裏拍手叫好，就認爲他們是懂了它，接受了它，

而且喜歡它；也不能因此就說：平劇是人民大眾自己的東西。

是的，平劇本來是人民大眾自己的東西，然而，早在幾百年前，統治者就把它從人民大眾手裡奪過來，搬到宮廷裏去，把它變成統治者的統治工具之一，變成非人民大眾——反人民大眾的東西了。

人民大眾之所以常到平劇園子裡去，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裏需要精神食糧，尤其是在政治生活有了民主自由，經濟生活有了保障的情況下，他們更需要有自己的文化藝術生活。然而千百年來，壓迫、剝削人民的統治者，既不允許人民大眾有自己的文化（戲劇），也不允許有歌頌人民大眾，反映人民大眾生活和鬭爭的東西存在。於是，自己真正喜愛而又需要的東西沒有，就只好去看那含有毒素的，為統治階級作宣傳的舊形式舊內容的戲劇了。

然而他們決不是盲目的——是的，我也看見他們在平劇園子裏拍手叫好，但是，他們的拍手叫好是有着堅定的人民大眾的立場的——這一點我可以舉出我所看過的三個戲為例：（第一個，是反動的，舊內容的舊形式的戲；第二個，雖然也是舊內容的舊形式的戲，然而它的內容是與現實鬭爭相結合的；第三個，則是以現在的觀點，並且是以群眾為主角的舊內容舊形式的歷史劇。）

（一）有一次我看「四郎探母」，演楊四郎的那個人，唱的很好，當他最後唱到：「站立宮門叫小番」時，那個「番」字，提得特別高，給觀眾極大的刺激，這時觀眾給他鼓了掌，但當他唱完這一段，進到後台去了之後，我聽見後面有兩位老鄉互相議論着：「楊四郎是個漢奸！」——這完全證明他們的鼓掌，純粹是鼓的「技術掌」；而決不能說老百姓常到平劇園子裏去，並且在那裏鼓掌，就是他們「接受」而且「喜歡」其內容。

（二）最近，大連大眾劇場，在「關王進京」之前所演的：「打漁殺家」——這是舊形式舊內容

的平劇中的一齣極好的戲，是替人民說話的戲，是描寫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起來打倒壓迫者，剝削者，統治者的戲，是反映人民的反抗和鬪爭的戲。從觀眾不斷地給蕭恩的鼓掌中，我們可以看出觀眾是接受，而且喜歡了這個戲。

(三)「關王進京」，就是被改造了的舊形式舊內容的戲，在這戲裏，「崇禎皇帝」(這樣的角色在舊戲裏，一貫是被處理為「主角」，並且是被「萬民愛戴」的)不單是個陪襯，而且是被處理為近似「丑角」一類的東西了；而相反地，在舊戲裏一貫被處理為「丑角」，為陪襯，只是烘托統治者的「威風」的人民大眾，今天在這戲裏做了主人。這是真正的人民大眾自己的戲，是描寫人民大眾的生活和鬪爭的戲，是人民大眾翻了身的戲！在這個演出中，沒有聽見觀眾給「崇禎皇帝」鼓過一下掌，而相反地，對於人民大眾的反抗，觀眾是不斷地報以熱烈的掌聲(如飢民打差役，打「欽差」，砸碎牌，搗毀縣衙……等場)。

這完全說明：人民大眾的眼睛是明亮的，立場是堅定的，他們有着明確的是非，強烈的愛憎——他們知道他們喜愛什麼，摺棄什麼。

我們不反對演平劇，我們反對的是演那在內容上是反動的，含有毒素的「四郎探母」這一類的平劇；我們贊成演「打漁殺家」，更贊成演：「關王進京」，因為後二者是人民大眾能懂，能接受而且喜歡的戲——從我們戲劇工作者這方面來說，是用我們的觀點和思想感情說他們心裏的話，傳達他們的思想感情，表現他們的生活和「鬪爭」的戲！一句話：是為人民服務的戲。

把人民大眾自己的東西，加以改造和藝術上的加工，再還給人民大眾——利用舊形式，改造舊形式，把新的內容注入到人民大眾所熟悉的舊形式裏，使它變質——創造出反映現實，反映人民大眾的生

活和鬭爭的，爲人民大眾所接受所喜歡的民族形式的新戲劇，就是我們戲劇工作者的當前急務。

(11)

民間藝術的寶藏是無量的，我們發現了的就已經有很多種。而其中，時歷千百年，地遍全國各省，最爲廣大人民所熟悉，所喜愛的形式，就是秧歌。

秧歌——顧名思義，就可以知道它是從人民中來的，從勞動中來的，從生活中來的。從字面，我們也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秧歌」，就是廣大農民在插秧的時候所唱的歌——這裏面洋溢着無限量的對勞作的感情，對土地的愛——後來漸漸發展，在不插秧的時候，在他們從地裡勞作回來的時候，在他們收穫後享受他們自己勞動的果實的時候，他們也唱這樣的歌，而且加上他們插秧時候的實際動作——這樣就成爲一種歌舞形式的東西。

隨着社會的演進，人民的生活逐漸複雜起來，人民的思想感情也逐漸複雜起來；這時他們不但要求有他們自己的文化藝術生活，而且也不能滿足於只是表現他們的勞作的東西了，於是他們的秧歌就要求着除了插秧以外的新內容。

逐漸地，「戀愛」變成了舊秧歌的最普遍的主題——這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是有它的積極的，甚至革命的意義的。因爲在封建社會裏，廣大的人民，物質生活上受着重重的剝削與壓迫，精神生活上帶着千萬條的枷鎖與束縛；他們食不飽，衣不暖，他們沒有思想，行動，言語……一切的自由，他們連正當的愛情生活都得不到滿足——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一方面把他們的痛苦、抑鬱，以至反抗的火焰在他們的「調情」的藝術作品中發洩；另一方面，也會用這「調情」的藝術作品，對於束縛他

們，壓迫剝削他們的封建道德，封建制度，與以猛烈的抗議和破壞，並對統治者加以醜化和諷刺。

其次，舊秧歌的另一內容，就是：向統治者「騷情」（拍馬）——我小的時候，常看見這樣的秧歌：每逢過年過節，一二十人的秧歌隊由「傘頭」（據說東北叫「扇公子」）打着傘，（或舉着燈籠，拿着扇子。）在前面率領着，到當地的「衙門」，土豪劣紳，或地主家裏去拜年拜節，給他們「歌功頌德」，祝他們升官發財，人口興旺，長生不老……這樣的「秧歌」，實際上已經變了質，它已經不是人民自己的藝術品，而變爲統治者統治工具之一了。

今天，在我們中國廣大的地區中（解放區），勞苦大眾已經翻了身；在那廣大的地區中，勞苦大眾做了主人。今天，他們過着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他們參加着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一切民主的建設；他們身經百戰，有着豐富的鬪爭經驗；在他們的生活裏，充滿了鬪爭的內容；……他們有着嚴峻的鬪爭觀點，高度的階級覺悟，他們完全擯棄了舊秧歌中「騷情」統治者的內容，他們把那種秧歌叫做「溜溝子秧歌」（據說東北叫「砒屁股秧歌」）。他們也不滿足於只是描寫男女調情的舊秧歌的主題了，因爲：在今天，戀愛在他們的生活裏，已經降到極不重要的地位上了；今天，在他們的生活裏，是有着比戀愛千萬倍重要、千萬倍有意義的東西——他們要求着這樣的東西做爲他們作品的主題。

我在前面講過：民間形式很多，在我們已經發現了的這許多民間形式中，最普遍、人民大眾最熟悉、最喜愛，而且人民大眾自己能够最熟練地運用的形式，就是秧歌。

秧歌，可以說是封建社會農村中，抒發農民感情的唯一的藝術形式，它在形式和表現方法上，都是人民大眾所喜見樂聞的；並且，人民大眾完全能够利用這種形式把他們自己的新生活，具體地生動

地表現出來——在解放區，有不少優秀的秧歌劇，是人民大眾自己創作的。

然而，若完全像舊秧歌那樣，只是一「傘頭」拿著傘（或燈，或扇子）在前邊領着，許多人花花綠綠的跟在後面，扭一扭，唱一唱，是絕對不能表現今天廣大人民的豐富的偉大的生活和鬪爭的，是決不能反映這豐富偉大的現實的！所以，這裏，就要求着對它的突破。於是，新內容要求適於容納它的「新形式」——也就是說：新內容注入到舊形式裏，使它起質的變化。——因此，我感到：我們今天談：「利用舊形式，改造舊形式」的問題，決不是「舊瓶裝新酒」的問題——「舊瓶裝新酒」，是酒變瓶不變！而我們今天的「利用，改造舊形式」，則是：內容變，形式也變！——這是現實的要求。

新內容注入到舊形式裏使它變質後與它結合而產生出來的東西，就是：秧歌劇。

今天的秧歌劇，是從舊有的秧歌胚胎出來，吸收了民歌，民諺，舊秧歌舞，舊秧歌劇，地方劇，平劇，話劇……的成分，結合而成的。

今天的秧歌劇，是迅速，明瞭，具體，生動，有力地反映了群眾的生活和鬪爭的。所以，它最容易為廣大人民所接受，而成爲他們自己的東西。

今天的秧歌劇，是歌頌人民，歌頌勞動，歌頌民主和平的新生活，歌頌爭取和平民主的自衛戰爭的。今天的秧歌劇，是暴露統治者的壓迫剝削人民，暴露反動派的專制獨裁，暴露專制魔王發動進行內戰屠殺人民的罪行的。

今天的秧歌劇，是自人民中來，經過戲劇工作者的改造和藝術上的加工後，又還給人民的。今天的秧歌劇，是屬於人民的。

今天的秧歌劇，是翻了身的，解放了的，人民大眾的藝術。

在今天的秧歌劇裏，人民大眾，——和在解放區的政治舞台上——是作了主人的。

今天的秧歌劇，是新歌劇，是群眾的歌舞劇。

解放區的老百姓，把今天的秧歌劇，叫作「鬪爭秧歌」！

(三)

我們東北十四年，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蹂躪；我們千千萬萬的同胞，在日寇鐵蹄下，挨冷受餓，挨殺挨打，過着牛馬都不如的日子……在這十四年的生活當中，有着多少可歌可泣的史實！有着多少流血流汗的鬪爭！更有着多少千載難忘的血淚仇！

我們東北秧歌，是全國馳名的。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看見過東北老鄉扭秧歌；後來在關裏各地也都看見過東北老鄉扭的很好的秧歌。聽過東北老鄉唱的很好的民歌小調，然而，在日寇統治下，根本不允許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反映真實的現實的藝術。於是，我們這寶貴的民間藝術，就被逼得變成「砒屁股」的東西——十餘年來，在三月一日——所謂「滿洲建國紀念日」——或五月二日——所謂「訪日宣詔紀念日」——這類的日子裏，被逼着「慶祝」，被逼着唱些「日滿親善」，「日滿一德一心」……一類的東西，來歌頌我們人民自己的敵人：偽「滿」皇帝和日本天皇！

今天，日寇被打倒了，東北人民大翻身了！我們的文化藝術，應該，而且必需，在這時候來一個大翻身！

讓我們掘出我們東北民間藝術的豐富的寶藏，用它們來表現我們這部豐富的偉大的鬪爭史吧！
讓我們把這十四年的血淚仇，向全世界控訴吧！

讓我們的子孫萬代永遠記住這十四年的血淚仇吧！

x

x

x

我們這次介紹性質的演出，如果能：（一）引起戲劇工作者對民間藝術的注意，大家致力於利用改造舊形式的工作，我們共同研究，共同努力，創造出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所喜見樂聞的，表現人民的生活和鬭爭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衆的新歌劇來；（二）能引起人民大衆對於自己的藝術的真正認識，掌握它，改造它，用它來表現自己，並更進一步，創造出自己最喜見樂聞，最能表現自己的生活 and 鬭爭的新歌劇！——就是我們衷心所希望的。

三五年七月七日，大連。

本 事 (代序二)

日寇給中國人民帶來血腥的屠殺，天災，人禍，給河南老百姓帶來了死的災難，大水破堤淹沒了豐沃土地，推走了莊田，地旱的裂開了縫，吸去了人們的一切收穫，蝗虫漫天漫地刮光了田地裏的一切生物，本來這些自然界的災難在有些地區，如解放區是能得到解決的；但在河南那樣黑暗統治的地區是沒有絲毫辦法，何況又加上「湯災」，就是那個有名的「湯軍長」湯恩伯，他使河南人民在天災之外又加上這人禍。湯恩伯吸乾了河南老百姓的血，攫走了他們的生命。「水旱蝗湯，河南遭殃」這是表現河南苦難的最形象的話句。

農民王仁厚，爲了買自己的獨生子東才不去當壯丁（本來規定獨生子是不抽的，但是反動派却是不管這些的，他們只要人民的血，人民的命），賣掉了家裏僅有的老墳地，生活逼得他們沒辦法，東才去山上砍榆樹皮當飯，却被田保長碰見，說山是他的私有財產，把東才毒打一頓之後，還要罰款，對王家來說已經是沒法來渡過這一難關了，可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反動派爲進攻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邊區——於是又大批的抽抓壯丁，當然壯丁又會落到最窮苦的人的身上，田保長又到了王仁厚家裏，撕毀了從前買壯丁的收據，硬逼王仁厚交出兒子，怎麼辦呢？東才是這家裏唯一的勞動力，離開了他全家人就只有死，沒辦法，在全家痛哭之下賣掉了東才的女兒桂花，贖回了東才。河南是個人間的地獄，王仁厚全家不甘心等死，決定全家逃難，臨走去祭一下祖先的墳，在祭墳回家的路上東

才又爲軍隊抓去，王仁厚到保長那裏去質問也是無效，反被打了出來，唉，保長他們要賺錢，要抓人，要滿足他們的慾望……。死的恐怖籠罩了這個家庭，他們連夜的逃出了家門。

好容易逃出了家門到了陝西，可是這地方還是那「湯災」的地方啊！在一個夜晚他們一家宿在龍王廟裏，狗軍隊把東才媳婦拉走強姦，她不從就被用刀砍死，東才的娘實在無可再忍了，就撞死在媳婦的屍旁，一家人就剩下了祖孫兩代，埋掉了死人以後，兩個人茫然地無所適從，碰巧遇到一個老漢給他們指了一條明路，叫他們到共產黨邊區去，說逃難到那兒的河南人都過了好日子，那兒是窮人的天堂。王仁厚雖然懷疑，但又沒有別的路，祖孫兩個就連夜的跑進了邊區。

邊區確是一個世上天堂，那裏沒有災難飢荒，人民安居樂業，緊張的工作，那裏的官和老百姓一樣，給老百姓做事，……王仁厚一到了之後就有了一個溫暖的小家庭，老百姓像親骨肉一樣的愛護他們，祖孫兩個得了救，愉快地過着夢想不到的好日子。

王東才提到軍隊裏過着非人的生活。

反動派進攻邊區遭到失敗就想盡辦法，大施展其起家的本領，運用特務政策，王東才就在軟硬夾攻，毒打，手鎗威脅之下被逼當特務派入邊區，放毒藥，探情報，畫地圖，暗殺……結果放了毒藥毒了自己兒子小栓，差一點用斧子砍死自己的父親。

王東才又知道了娘和媳婦是怎樣死的，這內心的苦痛使他不能再忍下去，他決定回軍隊去殺仇人報仇，但邊區組織是嚴密的，他沒出去倒反被捉了回來，邊區對被反動派逼着做了特務的人是寬大的，只要他能坦白的說出一切。王東才坦白了，他被邊區的人們歡迎着，父子諒解了，王門三代在邊區開始了自己幸福的生活。

反動派的進攻邊區被英勇的八路軍擊潰了，暗藏的敵人被逮捕了，在慶祝勝利慰勞軍隊的歡呼中，王東才和其他的年青人，參加了自己的八路軍，爲打日本，報仇，英勇的戰鬥去了。

在演戲裏，呈現在觀衆面前的是同一國家裏的兩個世界：一個是活人間地獄，一個是地上的天堂。這些事情在關裏是人人皆知的，在東北的同胞却是生疏的。這裏告訴給我們觀衆，誰不抗戰而屠害人民，誰又是真正爲人民服務，堅決抗戰，建立起人民幸福的生活。

不只在河南，而且在湖南，廣東，四川……也有數不盡的王仁厚式的家庭，相反地在解放區，共產黨邊區却建立了無數的苦難人民的幸福家庭。這是不容歪曲的鐵的事實，這又是抗戰期中血與淚交織成的史實。

人物表

王仁厚：五十餘歲·老農民，河南難民。

王妻：五十餘歲，仁厚妻。

王東才：仁厚子，三十歲。

東才妻：二十八九歲。

桂花：東才女，十四歲。

栓兒：東才子，九歲。

田保長：王仁厚所住的一保的保長，三十餘歲。

保丁：田保長的腿子，二十五歲。

郭主任：聯保主任，田保長的上司，四十三歲。

孫副官：中央軍湯恩伯所屬軍隊中的副官，三十歲。

韓排長：孫所率領之隊伍裡的排長，後升為連長，二十餘歲。

兵 甲：韓之腿子。

兵 乙：韓之腿子。

乙：二十餘歲。

丙：十餘歲。

丁：三十歲。

馮老漢：五十餘歲。

變工隊甲：老胡，三十來歲，河南難民，逃到共產黨邊區後翻了身。

乙：二十來歲，邊區農民。

丙：二十來歲，同上。

丁：同乙丙。

鄉長，邊區的鄉長，三十多歲。

張大娘，邊區老農婦，十幾年前由河南逃荒到邊區的。

小海子：二十來歲的農民。

黃金貴：醫生，是混到邊區裏的反動派特務。

八路軍連長，二十四五歲。

八路軍通訊員：十六七歲。

八路軍軍醫：二十多歲。

婦女甲：二十來歲。

乙：二十來歲。

小孩：十三四歲。

反動派

相見

王世清

另像全

自衛隊甲：二十來歲。

乙：二十來歲。

群眾及自衛軍數人。

分場說明

第一幕

第一場：情節：荒旱，借貸。

人物：王仁厚。

時間：五六月間，正熱的時候，正午後。

地點：河南某縣——王仁厚回家的路上。

第二場：情節：討款，派丁。

人物：田保長，保丁。

時間：同第一場。

地點：去王仁厚家的路上。

第三場：情節：派壯丁，賣女。

人物：王妻，東才妻，桂花，栓兒，王仁厚，田保長，保丁，王東才。

時間：同第一場。

地點：王仁厚的家裡。

第四場：情節：計議抓壯丁，派款。

人物：孫副官，郭聯保主任，田保長，韓排長，兵甲。

時間：第一場之第二天。

地點：聯保辦公處。

第五場：情節：祭墳，抓壯丁。

人物：王仁厚，王東才，栓兒，韓排長，兵甲·乙。

時間：同第四場。

地點：王仁厚祭墳回家的路上。

第六場：情節：逃難。

人物：王仁厚，王妻，東才妻，栓兒。

時間：四場當天的傍晚。

地點：王仁厚之家。

第二幕

第七場：情節：押解壯丁。

人物：壯丁甲，乙，丙，丁，兵甲·乙，韓排長。

時間：距第一幕有十來天。

地點：押解壯丁的路上。

第八場：情節：龍王廟遇難，指路。

人物：王仁厚，王妻，東才妻，栓兒，韓排長，兵甲，乙，馮老漢。

時間：距第一幕半月後。傍晚。

地點：陝西某縣的一座龍王廟。

第九場：情節：進攻邊區：派特務。

人物：孫副官，韓排長，兵甲，王東才。

時間：六七月間。

地點：中央軍與八路軍邊區的邊境地帶。

第十場：情節：進邊區：

人物：王仁厚，栓兒，變工隊甲，乙，丙，丁，鄉長，八路軍連長，八路軍通訊員。

時間：七月間。

地點：邊區邊境的山上。

第十一場：情節：安家。

人物：老胡，王仁厚，栓兒，張大娘，變工隊甲，乙，丙，丁，鄉長，海子。

時間：十場的第二天。

地點：邊區裡，王仁厚的新家庭。

第三幕

第十二場：情節：接頭。

人物：黃金貴，王東才。

時間：七八月間。

地點：黃金貴的藥舖。

第十三場：情節：生產樂。

人物：王仁厚，栓兒，張大娘，老胡。

時間：十二場後兩三天。

地點：山頭地裏。

第十四場：情節：投毒，中毒，解救，送信。

人物：王東才，王仁厚，栓兒，張大娘，老胡，八路軍軍醫。

時間：十三場的下午。

地點：村口。

第十五場：情節：逼刺，刺父，父子重逢。

人物：黃金貴，王東才，王仁厚。

時間：十四場的晚上。

地點：同十四場。

第十六場：情節：回家，離家。

人物：王仁厚，王東才，栓兒。

時間：十五場的夜晚。

地點：王仁厚家。

第十七場：情節：政府忙，坦白，捷報，參軍。

人物：王仁厚，老胡，鄉長，變工隊甲，乙，丙，丁，自衛隊甲，乙，婦女甲，乙，小孩，

張大娘，栓兒，黃金貴，八路軍連長，八路軍通訊員，群眾及自衛軍數人（可多可少）。

時間：十六場的第二天。

地點：鄉政府。

血
淚
仇

第一幕

第一場 荒旱、借貸

(王仁厚疲憊不堪地上，他因為得罪了保長，又加上全家餓的實在無法支持，而四處去想法，但是在這樣「水旱蝗湯」四災威脅之下是任什麼也弄不到的，他失望地回家去，踉蹌地走着。)

王

唉！(唱)(第一曲)
王仁厚村前村後都走遍——

村前村後都走遍，

走遍了前後村沒有人烟。

一輩子沒碰上這樣荒旱，

直餓的老百姓叫苦連天！

又加上抓壯丁逼糧要款，

河南的老百姓快要死完！

樹葉子青草根都吃乾淨，

觀音土直吃得肚痛腫臉。

我的兒前村去剝榆樹皮，

反被那田保長痛打一番！

他言道這地而全屬他管，

攔樹葉剝樹皮也得出錢。

二出口就要了好幾千元，

直逼的一家人長吁短嘆！

眼看着過一天就來要款，

拿不出三千元我難過這一關

唉，這幾年咱河南地方算是遭上了大劫了

水災，旱災又加了蝗虫災害，光這些還不算，還加上兵災又來了！這河南地方出了兵災湯恩伯，牽了他們什麼上級的命令到處抓壯丁，派款子，搶糧食！天災人禍開的個民不聊生！「水旱蝗湯」，這真是要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我家兒子東才，爲一家老小沒吃的，去山上剝榆樹皮，叫田保長看見了，硬賴着說是剝他地裡的。把樹皮搶了去還不算，還要逼着賠他樹皮錢。家裡那兒還有錢？前一次爲了買東才不當壯丁，把最後老墳地也賣了三千元，叫田保長都拿去了。這回又要逼款：唉！想來想去，只得去求親告助，可是這年頭大家夥還不都是一樣眼睜睜地沒辦法啊！唉！（唱）（第二曲）

大路小路千萬條，

不知窮人走那條！

越思越想越心焦，

這叫我王仁厚如何是好？！

（踉蹌而下）

第二場 討款、派丁

（田保長和保丁上。二人喝了點酒，逍遙自在的）

（內叫板，田保長：「小保子，走啊！」）

田（出，唱）（第三曲）

這幾天抓壯丁東奔西跑，

丁 田保長爲公事實在操勞。

田 老百姓一個個令人煩惱！

丁 要牛筋不出錢叫人心焦！

田 不逼他無路走不能發財，

丁田（合）那管他老百姓痛哭號啕！

田（白）小保子，快到了吧？

丁 快了。

田 今兒去了可得硬着點，先把錢逼到手，再把抓壯丁的事提出來，抓王東才！

丁 我看今兒個還得小心點，別逼死了人。錢又弄不到手，就糟了！昨兒個村西頭高二鑽不是跳了井？！

田 管他跳井上吊呢，反正咱們要人財兩得才行。

丁 對。還是你老人家「硬梆」，那咱們爺兒們走吧。

田 對。(唱)

只要那人和錢都能拿到，

丁(合) 那管他老百姓跳井上吊。(下)

第三場 派壯丁、賣女

婆 (王老婆領孫女桂花孫兒小栓兒上)
哎！(唱) (第四曲)

遭兵荒遇水災天又大旱！

河南人一個個叫苦連天！

這樣糧那樣款攤個不斷，

眼看着老百姓就要死完！

奶奶，爺爺怎還不回來呀？到那兒去呀！

婆 哎！(唱)

田保長又來收榆樹皮錢，

你爺爺找鄉親借糧借錢。

木方桂

天到了這時候還不回轉，
倒叫俺一家人掛念不安！

一定是沒有借着錢，要不，一定早回來啦！

婆 哎！這年月，家家都是連命都顧不上，誰還有錢借給人呀！

桂 (難受，勸婆) 奶奶，咱們出去看看爺爺回來了沒有吧？

婆 噯！(牽着桂往外走，自語地) 哎，你爺爺要是借不了錢回來，田保長這一關又是不得過呀！

(王仁厚顛覆地上)

王 (唱) (第五曲)

大路小路千萬條，

叫我窮人走那條？

借不了錢來交不了款，

保長來了死路一條！

栓 (迎上) 爺爺回來了？

王 回來了。

婆 錢借着了嗎？

王 唉……

27

婆 (與桂隨入。審視他少頃) 沒借着錢嗎？

王 唉！咱河南又是水災又是旱災，又是蝗虫災，還加上個湯恩伯的災——災！災！災！要把咱老百

姓活活的吃了啊！誰家還有錢借給人呀！

婆 哎！你說怎麼辦哪？

王 怎麼辦？——有錢的打着窮人要錢，窮人想幫窮人，又沒有錢，你叫我還能到那裏找錢哪！

婆 哎，田保長限期三天，要把剝榆樹皮的錢交清，今兒是第二天了，他明兒要是再來催款，可怎樣辦呢？

王 怎麼辦？哼！怎麼辦也得辦！要錢沒有要命有！這兒老命還有一條！

桂 （急）爺爺！不！不讓他們要你的命！

王 哈哈！桂花，別怕！這是順嘴說說——我還能真叫那些忘八蛋把我的老命要了去？

桂 我要吃榆皮糊糊。

婆 咱家沒有榆皮糊糊了，今兒吃這草根吧！

桂 不！（撒嬌地）奶奶，我要吃榆皮糊糊……

婆 （撫小桂）聽話，你爹就爲剝這點榆樹皮叫田保長打病了！那碗榆皮糊糊，留着你爹醒了給他吃，咱們都吃草根吧！

桂 （哭）不！我要吃榆皮糊糊！糊糊糊糊……

（田，保丁上，咳嗽）

王 （聽見外面有人聲）不要吵了！大概是田保長他們來了！快都到後頭去！

（桂也不叫吃了，一齊下）

（王傾聽一下，關好門）

（田保長帶保丁上）

丁 保長，到了。

田 到了？去！叫王仁厚老雜種家的門去！

丁 那個老雜種上回贖他兒子，把他最後的老墳地都賣完了，我看在那個老雜種身上也再擠不出什麼油水來了。

田 擠不出油水？……哼，骨頭渣子還能熬四兩油呢！去！叫門！

丁 開門！開門！

王 （出）誰？

丁 （兇狠）保長來了！快開門！（猛拍）快！

王 哎！這就來！（開門）噢！田保長，請進來坐！

田 怎麼開門開的這麼慢！

（與丁進去兇狠地，田坐下）

王 田保長，忙得很吧？

田 （冷笑地）爲大家辦事就是這樣。

王 保長真是太辛苦了！

田 少廢話！你剝我榆樹皮那三千元罰款怎麼樣啦？今兒可該繳了吧？

王 哎，保長請您拾抬手，實在是當盡賣絕，借貸無門啊！田保長，請您……

田 我不是到這兒來聽你哭窮來了！痛快的說：繳不繳吧？

王 繳！繳！繳！——哎，田保長您昨天說給我三天限，今兒個才是第二天呀！明天……

田 明天準繳啦？

王 明天，明天……

田 哼，反正到了明天，你不繳也不成！我今兒個倒不是爲這件事來的。——王仁厚！

王 保長！

田 這一回又有一件事叫大家難爲難爲，你要給我幫幫忙。

王 保長有什麼使用，我決不推辭。

田 上邊又派下壯丁來了，這一回的數目特別多，公事緊，沒法子，你兒子這一回可是非去不可！

王 哎呀，保長，您難道忘了嗎？上一回我賣了我最後的老墳地，花了二千元，買過壯丁了！（腰裏掏出一個紙單）您看這不是個收條！

田 （接過沒看就撕了）前幾天縣政府派委員重新登記戶口，從前買壯丁替名字的都不算了，又要重來！

王 保長，這不對！你要給想想辦法！

田 上邊的命令，誰也沒辦法！你敢違抗委員長嗎？

王 我兒子贖回來沒有幾天，讓你們打的到這會還病的不能起來！現在又要把他拉了去，這簡直是不講道理！簡直是要老百姓的命啊！

田 （大聲斥責）混蛋！什麼不講道理！現在日本打來了，國難當頭，老百姓的命算什麼？把你的兒子交出來！

王 不能交！——他病的不能動啊！

田 管他病不病！（命令丁）去，到後頭把他抓出來！

丁 是！（下）

王 （攔住）不能！不能！

田 （一把抓回他）你敢違抗命令嗎？——你敢目無法嗎？

王 命令！王法！——命令王法，不能不叫人活啊！你要是把東才拉走，我這一家人就完了！

田 國難當頭，上邊的命令，我管不了！你自己想辦法！

王 保長老爺！你看我把地都賣完了。地方都讓水推了，我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啊！

田 什麼，你真就一點辦法也沒有？

王 實在沒有！

（保丁挾東才上，婆媳，拴，女哭求隨上）

田 （示保丁）捆了！

（保丁捆東才）

婆 （拉住大哭大叫）不能！不能！天呀！要人的命啊……保長！保長！你要救救我們呀……

田 少在這兒吵！拉走！

（丁拉東才走）

王 （往回拉東）保長！保長！不能！你要給我想辦法呀！

田 你沒辦法，我那來辦法？！（大聲）拉着走！

丁 (大聲應) 是！(拉) 走！
王 (向丁) 你們先不要拉走！(向田) 田保長，(跪求) 你發發慈悲，再寬容我一時，我還是想辦法就是了。(田示意停拉) (全家跪下)

(唱) (第六曲) (轉身向田)
叫聲保長賞個情面！

我還是想辦法情願花錢，
但願你田保長給個方便，
可憐我全家人常受飢寒！

田 (換笑容) 哎，你怎麼早不說呀！早說花錢，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嗎？哈哈……

王仁厚，別哭啦！聽我說，只要你肯花錢，事就好辦，並不是我保長作事太壞，只是上面有命令，我也爲難，這一回我一定成全你。不過如今的東西貴的利害，買一老灶丁最少要三千元。

王 (唱)

聽一言嚇得我渾身打戰！
從那裏能弄出二三千元？！

我這裏把保長千呼萬喚(白) 保長！保長！

這一回還要你格外恩典！

田 (白) 政府裏辦公事不講價錢，拿出錢樣樣事全都好辦。要是不，哼，就對不起！
東 爹，娘，反正我去了是死，在家裏也是死，就叫我去吧！免得連累一家人！

王 兒啊！（唱）（第七曲）

叫聲東才別亂想，父親心中有主張。

當兵打仗還猶可，未上戰場命先亡！

千般折磨萬般罪，壯了幾個活命還？

咱家中老小無能耐，全靠我兒你動彈。

爲父心中有主意，我兒一旁莫多言！

（白）田保長，反正儘我的家產變賣，我一定花錢買壯了就是了！

田 這就好——我得先把東才拉到保上去。

王 保長，你把他留下，他不會跑，我一定把錢送來！

田 這是手續！錢送來一定放回，你放心。

王 保長，你知道我們是本份人……

田 （不耐煩）少廢話！這不是你一家，不管誰家都是這麼辦，你懂不懂？

王 我這兒子病得利害，求你開這一回例吧！

田 管他病不病！公事公辦，沒例可開！拉走！

王 保長！我求你……

田 你敢違抗命令嗎？（命令丁）快拉走！

（丁拉東才下）

王 （見田，丁拉東才下悲憤地罵，）田保長，你這殺人的強盜！

(唱) (第八曲) 強盜殺人不能眼，仗勢拉走我東才！

水旱蝗湯四大害，官府殺人第一災！

(全家哭) (唱)

婆 (唱) 我這裏呼天天不應，

媳 (唱) 我這裏叫地地不言！

婆 (唱) 東才！兒呀！抓壯丁十去九個不還。

媳 (唱) 怕的是小栓爹命難保全！

婆 (唱) 官府裏拿人命不當人命，

千萬個屈死鬼何處伸冤？！

桂 (同) (哭叫) 爹呀！
(哭叫) 爹呀！

桂 (唱) 狗強盜把爹爹捆綁拉走……爹爹呀！

婆 (唱) 這一家老和小靠誰吃穿……東才兒呀！

王 (唱) 娘哭兒，兒又把那爹爹來喚！

合 (唱) 到那裏去找那三千元！

王 咳，都不要哭了，救人要緊，趕快想辦法弄錢吧！

婆 咳，還有什麼法子弄錢呀！你還不知道？前次賣了咱們那最後的老墳地，才把東才贖了回來，這回他們又給抓了走，這叫人還有什麼法子呀！

王 難道就一點能當能賣的東西都找不出來了嗎？

婆 家裏早就當盡賣絕了，就剩下身上這幾件破爛衣裳，都是扔在道上也沒人撿的啊！

王 真沒辦法了？

婆 真沒法子了！

王 難道眼睜睜讓那狗官府把我們東才活活弄死不成？！

媳 (一直哀泣，這時悲痛地叫出) 啊！——爹娘呀！媳婦有一句話不知該講不該？

王 東才家，你說吧！

媳 ……

王 說呀！

媳 把桂花……

婆 啊！……

媳 把桂花賣了吧！

桂 (一聽此話，驚叫) 媽媽呀！

婆 桂花？！

媳 (哭聲) 爹娘不要再就誤了，再晚了就救不了她爹了！桂花去了，還有小栓呢！(自己也哭出)

桂花……！

王 (猶豫少頃，終下決心) 咳！事到如今，要救東才，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婆 桂花，你願意不願意？

桂 奶奶呀！……

媳 桂花！不要怪你娘狠心！要救你爹爹，沒有法子呀！

桂 （拉住她哭）娘！娘呀！……

媳 好孩子，去吧！等你爹爹回來，掙了錢就贖你回家！

桂 爹爹掙了錢贖我回家？……

王 （不忍再看，狠心）哎，走吧！（拉桂花走）

婆 哎！再等一等！（進去端了一碗榆皮糊糊出來）桂花！這是跟你爹留下的一碗榆皮糊糊，小栓要

都沒給他。哎！你在咱家十幾年了，沒吃過飽飯，今兒個吃飽了肚子再走吧！（放在她手裏）

桂 （少頃，抽咽）哎！反正也是……——給弟弟吃吧！（給小栓）

王 哎——好孩子！不是爺爺不痛你呀！（拉下）

婆 （全家泣透，快走下時婆又叫住她）桂花，回來！（王怔了一下，又牽桂花回，不明白她的意思。

婆 婆緊拉桂花手，又細看了一會，欲說無語，終於狠心，嘆了口氣）唉！去吧！（王拉桂下）

婆 （哭唱）（第九曲）眼看着桂花女出了家門。

媳 （接唱）好似鋼刀割娘的心。

婆 （接唱）立逼出賣親生女。

媳 （接唱）窮人哪天得翻身？

桂 （哭）娘！我要姐姐！

媳 （勉強安慰他）姐姐一會就回來！天不早啦，進去睡吧！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田（笑着說）哎！我不敢多落，弄得够雙鞋錢就是了！

郭（笑）哼，沒有關係，你就多弄一點怕什麼呢？反正有的是老百姓的錢！哈哈（轉向孫）孫副官你說對不對？

孫（正在悠悠然抽大烟，閉目養神，被這突然一問，怔住了）啊！什麼？（注視田）這人是……

郭（我忘了！你們還不認識——這是田保長，是咱們本地徵壯丁派款子最有辦法的——算得上個人材！

孫 那好極啦！

郭 田保長，我給你引見引見：這位孫副官，是師部政治處的政訓員，是湯恩伯湯司令官手下第一等紅人！

田 久仰！久仰！

孫（得意地笑）哈哈，那倒不敢。

郭 這回到咱們這兒來的任務，第一是要調查懲辦壞份子……

孫（搶着向田說）聽說你們這一帶的老百姓，因為水災旱災死的人不少，很多人都不滿意咱們政府和咱們軍隊，是不是？

田 嗯，嗯……（不知所答）

孫 非把這些壞東西剷除乾淨不可！

田 是的，是的，老百姓非嚴加管束不可！

孫 以後你要多留意，調查這裏有沒有共產黨，他們都是主張改善民生，堅決抗日——你應該明白！都是對我們不利的！

田 是麼！

孫 (向郭) 還有，派給我們部隊裏的壯丁，辦得怎麼樣了？

郭 (轉向田) 怎麼樣了？

田 還好，就是高二鎖跳井死了，再沒出甚麼事。

郭 錢呢？

田 也還好，一共弄來了四萬五千元——嘿！連王仁厚我把老雜種還「賄」的出了二千元呢。

郭 王仁厚？上回贖他兒子，不就是說沒有錢，把最後的老墳地都賣了嗎？怎麼這回又有錢了？

田 這回是把他孫女桂花給賣了！

郭 哼！賣他祖宗也活該，反正咱們有錢到手就行。

田 對，對極啦！

郭 這回家家都交了？

田 不！趙家，李家，陳家，張家，孫家，一點辦法都沒有，我把他們都押在保裏啦！

郭 照你說，這五家真拿不出來啦？

田 不行，窮的太不像樣子！趙家前天把一個孫子都餓死啦。

郭 那就把狗日的們細來，交給副官吧！

田 是，——這錢哩？

郭 先放在這兒，回頭再細算——你這回是按什麼數攤派的？

田 能出錢的壯丁，按一萬元，實在不行的七八千。

郭 那怎麼才弄這麼一點來？

田 您還不知道：現在是抓人容易弄錢難——叫我看：四萬五千元，這個數也就不算少啦！

郭 可是你該知道我們爲的是啥！

田 我當然知道多弄幾個錢好，可是老百姓這幾年來，一年不如一年，老百姓的錢實在難弄的很！

郭 難弄也得再去弄他個三萬兩萬的來！

田 可是，他們實在拿不出來了，叫我怎麼辦呢？

郭 我問你，你說老百姓怕死不怕？

田 當然怕死啦！

郭 怕死就有辦法，你逼着叫他死，看他花錢不花錢？

田 自然，要是硬打硬上，錢還是能弄到手的，我就是怕弄得尋死上吊，風聲一大，上邊知道了，咱們受不了！

郭 呸，看你幹了這幾年公事，膽小的那個「鬆」像，你知道上邊是個幹啥的？縣長！專員！主席，團長，旅長，師長一直數到湯恩伯湯軍長，不管他個什麼長吧，那一個不發財？那一個不是從老百姓身上弄錢？你懂得個啥？！

田 是！是！是！您這段話，真是使我頓開茅塞！（得意地）那照您說就不用害怕了？

郭 不用害怕，——咱們這兒還有孫副官給照着哪，——我不是說了嗎？孫副官是湯軍長面前的頭等紅人，出了什麼事，孫副官一句話不就都過去了？——老百姓誰要是再不給，就按共產黨辦，沒錯！去吧！快去弄錢去吧！

田 是！是！您說不害怕，我就不害怕，只要不害怕，事事有辦法！我這就去了！（下）

孫（望他去）我看這個人倒還能辦點事。

郭 事到是還能辦點，就是有點膽子小，還不大懂得官場上的「規矩」——上邊貪財，下邊愛錢，上

下一致，這可有什麼可怕的呢？哈哈……！

孫（正色）不過，要錢也還得要人，剛才聽他說：他這一保才押起來五個，這不行啊！

郭 哎！不過您派的那個數也太多了！

孫（瞪眼）八十名還多？

郭（急改口陪笑）不多！不多！國難當頭，國家要人麼！

孫 是啊！——本來按平日，你們每一聯保，每月抽壯丁四十名，不過我們這一師，這回要大大的補充，所以這一次你們要多出壯丁，一定要辦到！

郭 那是自然的！不過這幾年來，這地方旱災，水災，蝗蟲災，老百姓實在苦的很……

孫 國難當頭，老百姓苦一點算什麼？

郭 是的！是的！咱們都是一個領袖，事情商量着辦……您要是有什麼爲難的地方，我一定全力効勞！比方說……（把錢推給他）

孫（把錢帶起，又把桌上擺的另一包錢帶起，口氣立刻鬆了）那照你說，按現在的情形，你們這個

聯保，這回一共能抽多少壯丁呢？

郭 我看一共只能抽個二十人左右吧！

孫 哼！那不像話，我回去不好交代呀！

郭 哎！您是個聖明人，這邊有什麼不好交代的？報一些開小差的，吃一些空名字不就行了嗎？

再說，你帶的是兵，拿的是槍，路上有的是人，還怕抓不下三二十的？

孫 哈哈，你真是個內行！——這些事咱們倒是幹慣啦！

郭 是啊！這還不容易嗎？

孫 來！我再跟你商量一件事！

郭 甚麼事？

孫 我告訴你，這一回湯軍長的意思是錢也要弄，人也要弄，我當然也不能空回！

郭 那是自然嘍！

孫 因此，抓人補數，這些個事是難免的，倘若路上抓了你保上的老百姓，要是沒有什麼關係，你可不要跟我找啊！

郭 那不成問題！你肯幫助我，我還能不跟你講交情？

孫 那就好——咱們出去打牌去吧！來呀！

兵甲 （上，立正敬禮）副官！

孫 叫特務連第二排韓排長！

兵甲 是。（下）

郭 好！走！（二人起立）說一句良心話：現在的人，只可以裝好人，要是真打算當好人，那就非餓

死不可！

孫 至理名言！哈哈……！

韓 (上) 副官，什麼事？

孫 我們的工作就要結束了，你帶上一班人，到各處查店，在路上等人，遇見四十五以下十八歲以上的人，都抓起來！

韓 是！(欲走)

孫 回來！

轉 (又轉回立正) 是！還有甚吩咐麼？

孫 抓住人藏起來，不能叫人看見！

韓 是！(下)

郭 其實國難當頭，老百姓當然應該省一些。

孫 那是一定的麼——要不然咱們就能發財了？

郭 哈哈……是麼，哈哈，走！(同下)

第五場 祭墳、抓壯丁

(王仁厚領東才、小栓上)

王 (唱) (第十二曲) 王仁厚領兒孫去祭祖墳。

東 (唱) 鬧荒旱遭兵災遠離家園哪！

王 (唱) 這一去不知道何時回轉，

東 (唱) 一路上父子們兩淚不乾……

王 到了！跪下！磕頭！（三代按順序跪好）

（唱）（第十三曲）

祖墳前跪倒了啊王門三代，

啊……啊……

哭的我父子們抬不起頭來！

東 （唱） 只啊因爲啊

遭下了天災人的禍，

逼的咱不孝兒把墳地賣。

王 （唱） 罵一聲賊贓官實在兇殘，

東 （唱） 逼的我老百姓死活兩難。

王 （唱） 賊保長狗衙役踏破門坎，

東 （唱） 又是糧又是款攤個不斷，

王 （唱） 逼的我活不得求死也難！

東 （唱） 只逼的老百姓遠離家園。

王 （白）（對墳）祖先哪！可千萬別怪你的兒孫不孝啊，連張紙都沒有給你老人家燒！噯，這以後

……（強制着）走吧！（三代起來走）

（韓排長領着兩個兵上來）

韓 多留神着點！碰上就抓！

兵甲 沒錯！（發現王家三口）（對韓）喂！你看！

韓 （會意）（帶二人上前）（大聲）你們是幹什麼的？

王 我們，我們是上墳去的！

兵甲 （指東才）他是誰？

王 他是我兒子。

韓 你兒子？放屁！他是我們連上的逃兵！

王 老總，你一定是認錯了！

韓 媽那個屁！沒工夫跟你磨牙！（對甲）綁上！

王 老總！我們剛花了二千五百塊錢把俺兒子買出來的呀！

韓 放屁，拉走！

王 （搶上）你們不能啊！（抓住不放）

兵甲 （以槍托打王，王放開手，拖走）走！

栓 （追上）爹爹！爹爹！（去抓東，被韓一脚踢倒）

（兵拉東才下）

（王硬撐着爬起，抱起小栓）

王 （白）我的天哪（唱）（第十四曲）

老天殺人不眨眼，

官府軍隊是喪命關，

腳花了銀錢買出了我兒，
未逃出家門又遭了難。

〔白〕田保長！委員長！你們好狠的心啊！東才啊！我的兒啊！

〔跟蹤奔走，蹣跚不穩〕

〔唱〕昏沉沉只覺得神魂不在，
朦朧朧強扎掙頭兒難抬，
睜開了昏花眼四面來看，
不見我東才兒他在那邊。

東才兒啊！

哭了聲東才兒難相見，

大料我兒命難全，

拼老命我去把聯保見，

去到那聯保處大聲喊冤！〔跌撞奔下〕

〔連喊着〕冤枉啊！冤枉啊！……

第六場 逃 難

〔婆媳上〕

婆 〔唱〕〔第十五曲〕日落西山天將晚，

媳 (接唱) 爲什麼他們不回還？

婆 (接唱) 婆媳來到大門外，

媳 (接唱) 等他們上墳回家轉。

婆 (白) 哎！他們爺三個上墳去，到這早晚還不回來，別是出了什麼差錯了吧？

媳 哎，也許出不了什麼差錯吧？您看！小栓爹今早清才從保上贖了回來，這會兒他爺爺帶着他爺兒倆去上墳，他們還能再把他怎麼樣嗎？怎麼說，他們還能一點人心都沒有啦？

婆 哎，但願他們平平安安的回來呀！（二人眺望）

媳 (忽望到遠處有人走來) 娘！回來啦！（指遠處）你看！那不是……

婆 (看) 哪兒啊？我看不清楚。

媳 (指) 那不是往這邊走哪！

婆 (看) 嗯！嗯……

媳 (自語) 噢？怎麼是一個人啊？……（那人已走近看出不是）不是！不是！（看出是誰，急忙）
 哎呀！是保丁！（拉婆）娘！快進去吧！

婆 哎呀！（一面往內躲，一面說）這個要命閻王又來幹什麼呀？（二人未及躲入，保丁已上）

保丁 (氣兇兇地) 王仁厚！

(婆媳嚇得呆視無言)

王仁厚在家不在家？

婆 他出去了。

保丁 去！給我把他找回來！

媳 我們不知道他上哪兒去了，怎麼找啊？

保丁 哼！——他回來你告訴他！田保長說啦：你們剝榆樹皮的罰款，今晚上非送還去不可！

婆媳 （大驚）啊？今兒晚上？——

保丁 怎麼？你們還想頓嗎？田保長給了你們三天限，今兒到期了！這是國家的法律：私剝樹皮，就一定要罰款。

婆 （追拉求）老總！老總！求求您！您跟田保長說說，我們實在沒辦法——昨兒個……（提起「昨

兒個」更觸動傷處，痛楚地哀訴）哎！賣了……孫女……今兒個……才把我兒子贖回來呀！

保丁 那是你們愛賣，我管不了，自個兒跟保長說去！（掙開她）哼！今兒晚上交不出錢來，看你們受得了受不了！（兇氣滿面地下）

婆 （追喊了兩步）老總！老總！（望已去遠，無奈轉回）哎！這是把人往死裏逼啊！

（唱）（第十六曲）又是壯丁又是錢，

媳 （接唱）窮人想活難上難！

婆 （接唱）盼他父子早回轉，

媳 （接唱）商量辦法渡難關！

（王仁厚抱着小栓撲撲跌跌哭奔上）

王 （唱）（第十七曲）王仁厚心中似火燒（跌倒爬起）

走一步來跌一跌！

渾身打戰往回跑……

〔跌進門，婆媳急扶〕

婆媳（驚問）怎麼了？

王（看了她們一賬）（痛悲地）東才娘！東才媳婦啊！

〔接唱〕天大的禍事又來到了！

婆媳（驚問）什麼事？

王〔接唱〕祖孫三代祭墳塋，

路上來了中央兵，

婆媳（大驚）怎麼樣？

王〔接唱〕橫行霸道不講理，

把咱的東才……（看全家）他……他……

他抓了逃兵！

〔全家放聲大哭〕

婆媳 哎呀！（同唱）（第十八曲）聽一言把人的肝胆驚炸！

（哭白）東才那兒
小栓爹呀……呀……

〔接唱〕這一回性命難保全！

忙把那東才爹一聲喚！（叫）東才爹
老爹爹

聽我
兒把話對你言……

婆 (白) 你就該聯保處裏去告狀！

王 (白) 我見了聯保主任忘八蛋，

他把我連打帶罵趕出了門！

媳 (白) 那就到縣政府去告他們去！

王 哎，咱們這裏窮人只有受屈，哪有伸冤的地方？去年前莊殷老二的兒子，也是路上叫軍隊抓去，他到縣政府裏去告狀，他們說：政府裏管不了軍隊的事！不但不管，還把他飽打一頓，回到家沒有兩天就死了，唉！——

(哭唱) (第十九曲) 王仁厚有難向誰告？

官府裏全都是土匪強盜！

軍隊拿槍殺百姓，

(夾白) 甚麼官府軍隊啊！

活活地殺死我一家老小！

(與婆媳同哭)

婆 (擦了擦眼淚) 哎，誰也不要怨，單怨姓魏的不是好東西。

王 姓魏的？哪一個姓魏的？

婆 派款！徵糧，抓壯丁，他們哪一回都說是姓魏的給他們下的命令，叫他們幹的，難道你就沒聽見過嗎？

王 他叫做魏什麼？

婆 你糊塗了？他叫魏元長！

王 哎，他呀！……那是蔣委員長，蔣介石……

婆 那你說我們不能跟他拚去了？

王 哎！現在不能啊！

婆 那我們怎麼辦呢？

王 怎！怎！……哎！事到如今，我們只有（指小栓）把小栓撫養成人，讓他將來給我們報仇雪

恨啊！（嚴肅莊重的向媳）小栓他娘！

媳 爹爹！

王 今天我要把話對你說明：妳看東才叫他們抓走，妳不要妄想着他還能夠回來……哎！妳的年紀還

輕，倒不如去另尋活路吧！

媳 哎！爹爹！我生是王門的人，死是王門的鬼，爹爹千萬不要說這樣的話！

王 好個深明大義的媳婦！妳看（指小栓）我們就是這一條根！我們不能再呆在河南等死，我想只有

到外面逃難，也許還能活下去，妳……妳願意不願意？

媳 爹爹不要多心！你們到那裏，我就到那裏！（哭）我要把小栓撫養成人！

王 （感動的哭）妳當真願意？

媳 願意！

王 妳不怕受害受罪？

媳 (哭) 爹爹你不要就心，我不怕受苦受罪！

王 唉！小栓！小栓！我的小孫孫！你還不給你娘跪下！(栓跪哭叫娘！全家沉痛，媳抱之哭)

媳 (唱) (第二十曲) 叫聲爹爹你 (呀) 放心！
媳婦不是糊塗人？

縱使那東才不得回，

我要把小栓帶成人！

王 (哭唱) (第二十一曲) 王仁厚兩眼淚淋淋，

感謝媳婦賢德的人！

立志撫養王門這一條根，

全家老小感你的恩！

媳 (哭白) 媳婦這是應該的呀！(全家哭)

婆 (哭) 好媳婦啊！(栓哭叫娘)

王 (唱) 一家人只哭得肝腸斷！

受苦人只落得這樣可憐！

並不是莊稼人沒有能耐，

恨官家橫行霸道實兇殘！

(白) 噫！都不要哭啦，快去收拾行李，明天我們就要上路到外邊逃難去！

婆 剛才田保長又派人來催，要賠榆樹皮的錢，說今兒夜裏不給就不行！

王 甚麼，他們又來催過了？

媳 催過了！

王 那麼千萬不敢等到明天！——趕快收拾，連夜逃走！

（一家進去收拾東西，少頃即出。媳婦提一個包袱，王擔一擔，一邊是破席捲子，一邊是爛東西，全家出門）

王 走啊！

（見婆又走回，急叫地）東才娘！妳幹什麼又要回去啊？

婆 我回去把門鎖上！

王 唉！家都不要了，你還鎖門幹什麼呀？！

媳 娘！走吧！

（被拉走兩步。又停回頭看）哎！幾十年沒離開過的家呀！讓我再看一眼吧！

王 再看也還得走啊！——哎！走吧！

（唱）立逼的今夜晚就要逃走！

急忙離開這虎口狼窩。

咬牙關離開了窮鄉故土！

全家人要打死裏去求活！

（同下）

——慕徐落——

第二幕

第七場 押解壯丁

東
〔內喊：「快走！快走啊！」兵甲乙押王東才及壯丁上〕（都用繩子連捆着）
（唱）（第一曲）

俺河南是一片人間地獄，

王東才在地獄裏受盡了熬煎！

出賣了親生女贖回壯丁，

祭祖墳當逃兵又抓到這邊！

（白）爹娘呀！

（唱）

哭了聲爹娘難相見，

望不見桂花女她在那邊！

小栓叫爹爹聽不見，

一家人想見面難上加難！（哭）

兵甲 (狠狠的催促) 走！快走！(向壯丁乙) 你他媽的又裝蒜啦，快走！

兵乙 走吧！

東 真要是當兵打日本，就是死也情願哪，受這個罪是爲的甚麼？

壯乙 如今的事，甚麼都不講道理啦！

壯丙 咳！誰家不都是一樣！

兵甲 (大聲的) 不准說話，快走！

壯乙 (因爲有病，身體支持不住，以致倒地，並且不斷呻吟) 。

兵甲 (見他倒，過去打) 快走！(見他不起) 你他媽「老丁婆養漢」倒有了主意啦，倒了就不起來啦，快滾起來，走！

兵乙 侯班長！他病成這樣，你再打他，他更不能走了。

兵甲 怎麼？你小子也心軟了嗎？走不動也得走！起來！走！

壯丁 (哀求的) 哎呀！好老總！你饒了他吧！他病的實在走不動啦！

兵甲 走不動？誰管他走不動！他死了是誰的兒子？(打壯乙) 快滾起來！走！(韓排長上)

韓 侯班長！

兵甲 (停打) 有。

韓 把這些壯丁快趕到西河灘去集合！上邊有命令：隊伍要開走。

兵乙 往那兒開？

韓 西邊。

兵甲 是不是又去打共產黨邊區？

韓 你不用管！快去集合，加緊監視壯丁，新兵行軍是很麻煩的事，你要特別留神，聽見沒有？

兵甲 是！（回頭趕壯乙）聽見沒有？快起來走！

壯乙 （哭求）老總！老總！我……我實在不能動彈了。

韓 （過來看）這小子怎麼啦？

兵乙 報告！他有病，他走不動啦！

韓 走不動？那可以放他長假啦。

兵乙 他連站都站不穩啦！

韓 拉去埋啦！

兵甲 是！（解壯乙繩，壯丁丙，丁及王東才皆哀求）

兵乙 韓排長！我看把他丟在道旁算啦！

韓 胡說！丟在道旁算啦？這事不能叫人看見！再說咱們還要從上邊領棺材費哪！（向兵甲）埋啦！

兵甲 是！（強拉壯乙欲下，壯乙掙扎，並大聲哀求）

壯乙 我能活！我能活！你們不能埋我呀……

韓 （掏出手絹給兵甲）把他嘴堵上！

兵甲 （接過來堵壯乙嘴，強拉壯乙下）

（東才及壯丙，丁眼淚汪汪看着）

韓 (大聲) 看見沒有？你們要是再跟我搗蛋，我就叫你們跟土地爺作伴去，都活埋了你們。

(向兵乙) 趕走！

兵乙 是！(向東才等) 走吧！(像豬一樣把東才及壯丁趕下)

第八場 龍王廟遇難，指路

(王仁厚，婆媳帶小栓上)

王 (唱) (第二曲) 一根扁擔我擔在肩，

山又高路又遠出門人難，

王仁厚挑筐子前面走啊！

婆 (接唱) 一家老小跟在後邊呀！

王 (接唱) (轉第三曲) 俺河南本是好地點，

婆 (接唱) 哪知道連年遭荒旱，

王 (接唱) 反動派趁火來打劫，

媳 (接唱) 老百姓死活他不管！

王 (接唱) 反動派要人又要錢，

婆 (接唱) 稅上加稅捐上又加捐，

王 軍糧軍款催得緊，

媳 逼得你賣女賣兒賣莊田……

王 (接唱) 這些事到處都一般，

婆 (接唱) 走投無路該把誰來怨，

王 大路小路有千萬，

衆 (合唱) 不知道逃難人走那邊？

栓 (白) 爺爺！我餓了！

王 (撫栓頭慰之) 孩子，餓了不要緊，等到了前面的村莊，我給你要點東西吃。

栓 不，我等不得，我要吃！……(哭)

王 小栓，不要哭，等會爺爺給你找東西吃。

栓 我就要吃，我就要吃！(跳哭，擦淚)

媳 (拉過栓) 小栓，不要哭，等到了前邊就有吃的啦！

栓 我等不得了！我就要吃！把我餓死了！(跳哭)

媳 (打栓屁股) 你老是不聽話！你再哭！你再哭！(拉着小栓左膊，轉圈子，栓越哭越兇，媳越打越急——然而自己也不禁流淚了。)

王 (抱過栓痛心的) 哎！我說媳婦，媳婦！你別打他！孩子兩天沒有吃東西了，真是餓壞了！唉……小栓兒別哭，再走一回，到了村子裡就給你東西吃呀？(拉栓走，栓走了兩步又停)

栓 爺爺，我腳疼，走不動啦……(哭)

王 (看他一會，自己早已疲憊不堪，無奈地嘆了口氣) 哎，孩子，你腳疼，爺爺也背不動你啦！孩子，咬咬牙，再走幾步吧！

栓 我走不動了！（哭）

婆（隨走隨埋怨）哎，我還不如早死了好！

王 哎，別說這樣的話，跟着我走吧！

（唱）（第四曲）東才娘不要這樣說，

孩子聽了更難過！

我不信天下沒有窮人的路！

走遍了天涯海角也還要活！

（走至門口看，白）這裏是座龍王廟，咱們就在廟裏躲避一夜再說吧！

（全家人進廟，王關門，頂門，衆人坐的坐，躺的躺，不住長嘆）

（兵甲，乙走上，後隨韓排長）

兵甲（看了看）怎麼看不見了——明明看着是過這邊來了嗎！

兵乙 嘿，（發現廟）這不是龍王廟？（聽）嘿，裡頭有小孩子哭，——一定是藏在廟裡啦。

韓 你們進去，把她拉到前邊樹林子裡頭去。

甲 是。

乙 不要心軟，弄來了有賞！

兵甲 是。（韓下）

兵甲（打門）開門。

（全家大驚，老小縮成一團）

兵甲 快！快開門！

王 （不得已，畏縮近前）你……你們是什麼人？

兵甲 清查戶口的。

王 我們是逃難的老百姓。

兵甲 不管逃難不逃難，快開門！

王 （緊壓住門）饒了我們吧！這裡頭有女人孩子，他們害怕！

兵甲 媽個×，就是要查女人孩子的！快開門！（生氣用力踢門）

（王正在壓着門，被兵將門踢開，王跌倒在地，小栓驚叫，婆媳緊緊撲住他，不叫他出聲）

兵甲 （踢王一脚）爲甚麼不開門？

王 我正要開門，你們就把門踢開了。

兵甲 哼！狗×的，這兒有幾個人？

王 全家四口人。

兵甲 （走到婆媳跟前看）這女人是你甚麼人？

王 她是我的兒媳婦。

兵甲 哼，前莊有一個女人跑了，一定是她！我們把她拉去，教人家認認是不是？

婆 （拉媳）老纏，你不能……！

兵甲 甚麼不能！（硬拉）

王 （跑去拉兵甲）你……不能不講理呀，這是我的兒媳婦！

兵甲 什麼不講理！你拐帶人口，等會兒還要治你的罪哩！（向兵乙）把他擄過去，等會兒把那筐子挑走！

兵乙 （將王推開）不准動！

兵甲 （踢婆一脚）放手！（抽出槍指媳）走！

（王等嚇得不敢動，兵甲逼着媳出門下，衆人追攔）

兵乙 不准你們出來，出來就要開槍！（兵乙挑起王的筐子下）

王 （追喊）老總，你不能呀，……

婆 （追喊哭罵）

（唱）（第五曲）

罵一聲狗強盜無法無天！

把一個良家女隨便糟踐！

王 （接唱）

王仁厚拼老命……前去追趕……（哭罵着踉蹌地，昏沉顛倒地出門摸着下）

（接唱）

婆 怕只怕媳婦命難保全！

（後面人聲騷動，打人聲，喊叫聲——）

韓排長喊：「你們不要拉，繩繫着我的手不放！」

兵甲喊：「韓排長！你拿刀子！」

婆

繼續媳婦尖叫「哎喲！」繼又呻吟。(小栓聞聲，叫着「娘」奔下)

(聽見這些聲音，更大聲哭叫) 哎！天吶！我們不能活了呀！我們不能活了呀！

(王仁厚昏沉顛倒地背着媳上，小栓哭着叫着娘隨上。媳衣服被扯破，露着臂，上有血，頭髮蓬亂，滿臉血跡，這時已昏迷不省人事，王把他背進廟，婆大驚，大聲哭叫)

(全家哭叫)

(少頃)

媳

(轉醒哭唱) (第六曲)

我只說老小難見面，

誰知又能轉回還，

強打精神睜開眼，

(抓住栓) 我的小栓，(看二老) 哎！爹娘呀！

爹娘多把小栓看，

媳婦性命難保全，……

小栓你再讓娘看一看！(氣喘掙扎，強抱小栓) 我的小栓啊！……(白) 爹娘呀！

(接唱) 丟不下年邁的二老爹娘呀！……(死去)

(全家叫媳不應，大放悲聲，栓伏媳身上哭叫娘)

(瘋狂地哭叫) 東才媳婦……我……我的好媳婦啊！……啊……(小栓合着哭叫娘) 丟下小栓誰

照管啊！(哭叫) 東才兒呀！……娘的兒呀……你在哪兒啊？……(小栓合着哭叫爹爹)

(唱) (第七曲)

一家人只落得人死財散，

老的老小的小痛斷心肝！

死的死活的活實在傷慘，

我不如碰死，死也心甘！

(碰死，王見婆碰時，急忙向前阻擋，沒有來得及，已死。王將婆身抱住叫喚，小栓撲過叫。婆倒地後，王瘋了似的，撲一撲婆，撲一撲媳，看一看栓)

王

(忽放大聲哭) 啊叻！我的天哪……東才娘……東才媳婦……

(唱) (第八曲)

媳婦婆婆都把命喪！

(哭叫) 那……那是媳婦啊……(栓合哭叫娘) 那……那是婆婆啊……(栓合哭叫奶奶) 啊……(接唱)

好似鋼刀刺胸膛！

死的死來亡的亡，

丟下老小遺一雙！

天黑地黑明星朗，

小小孩子哭親娘！

難民無勢難告狀，

哭聲天，哭聲地，我無有主張！

(恩忖歎息) 唉！(最後堅強地蹣了一下脚)：

王仁厚收住淚兩行，

事到了萬難要硬心腸！

死的死了，她；她；她們無指望，

活着的還要活——(拉起小栓)

(白) 小栓！

栓 爺爺！

王 不要哭啦，我們把她們——就在這兒埋了吧！

(在悲哀的音樂中(——第九曲——)與小栓啜泣拭淚，埋婆媳屍)(拉栓)

來！跪下！給你奶奶和你娘磕頭！(栓磕頭畢，王拉着他，悲痛極，終於狠一狠心) 咱們走！

栓 爺爺！就咱們走？

王 就咱們走！

栓 娘！(向後看放聲大哭) 娘不跟咱們來嗎？

王 你娘不跟咱們來啦！

栓 我要娘！(連跳帶哭)

王 (抱小栓) 小栓！小栓！我的小孫孫！你的娘死了，死了不能活了！她再也不能跟咱們來了！

栓 (哭叫) 娘！娘！我要娘！(跑向坟上挖土，意欲要娘出來)

王 (把小栓抱在懷裏，痛心的叫) 小栓！小栓！不明白的小栓！糊塗的小孫孫！你別要想噉別再挖

土啦！你就是把你娘挖了出來，她也不會說話了！唉！

（唱）（第八曲）

手拉着孫兒好悲傷！

小少年紀沒了娘！

你就是刨開了那三寸土啊，

她也不能再與你把話講！

廟堂上空坐龍王像，

不管人間百姓苦遭殃！

手拉着沒娘兒往前去闖，（看四方不知往那裡走）

天蒼蒼，地茫茫我奔向那方？

栓（哭）爺爺！我要娘！我要奶奶！（大哭）。

王（自己也不禁老淚橫流，抱灑栓，無奈的嘆息）唉！

（農民老馮上，聽哭聲，走近他們）

馮 這個小孩哭什麼呀？

王 噢！老大哥！你這時候是往那兒去呀？

馮 哎！走親戚看我女兒去來着，話越說越沒完，就把時候就攔了，到這麼晚才回來！哈哈——

王（想着人家父女歡敘的情形，更增加自己的悲痛，不覺又拭淚嘆息）唉！

栓 爺爺！我餓呀！（哭）

王（拭淚）哎！老大哥，你身上帶着點吃的沒有？我這個小孩子有兩天沒有吃東西了。

馮 你們是逃難的？

王 嗯！從河南逃出來的。——哎！我心想着逃出來就好了，誰知道到了你們陝西也是一樣啊！

馮 哎！如今可憐的人真是太多啦！（說着由腰裏掏出一個窩饅給王——先給一半，後來看他太可憐，把另一半也給了他們）哎！都拿去吧！

王 多謝老大哥——小栓，不要哭了，吃饅饅。

（小栓接過，大吞大嚥）

馮（審視祖孫二人，同情的嘆息）哎！你們就是這樣討一口吃一口的，也不是個長久之計呀？

王 哎！就是呀！老大哥！你看你們莊上有用人的地方沒有？這個小孩子還能够侍候人，我雖然上了點年紀，也還能受苦種地。

馮 你還不知道？如今人人都爲難，我們這個莊也是這樣，捐重稅重款子多，還常常抓壯丁，十家有九家窮，唉！誰還能顧得上用人啊！

王 嚶！那你說我們怎麼辦好呢？

馮（看周圍無人，輕向他說）聽說有個邊區，很好，那裡糧也輕，款也少，老百姓的日子過的好極啦！你們河南逃難的，到那邊去的很多，全都有辦法啦！

王 邊區在那裏？

馮 往北走兩天就到啦。

王 那裏是誰家管？

馮 那裏是共產黨八路軍管的地方，是咱們窮人的天下。

王 共產黨？我們保長常說「共產黨殺人不眨眼」，咱們敢去嗎？

馮 哎！你還不明白。保長嘴裏沒好話，你只管去！到那兒你就知道啦！

王 （低頭想了想）嗯！保長不作好事，那兒還有好話？！

馮 是啊。快到邊區裡去吧！——我們都是一樣的莊稼人，我說話不會哄你的，快去吧——你好好想

想，我走啦。（下）

王 謝謝你呀，（看他走後，自己尋思）邊區真好嗎？難道這世界上真有咱們窮人的天堂嗎？

（唱）（第十曲）

老大哥講說邊區好，

王仁厚心裏半信又半疑，

天底下當真有窮人的福地？

弄得我左思右想沒主意。（自己沈思，最後下了決心）

罷！罷！罷！

死馬當作活馬治，

病到垂危我亂投醫。

凍死餓死都是死，

九死裏求一生我進邊區。

（帶小栓下）

第九場 進攻邊區、派特務

(孫副官上兵甲隨上)

孫 (唱)，(第十一曲)司令的命令傳下來，

要把軍隊往北開，

堅決消滅那共產黨，

叫我升官又發大財。

(向兵甲)快請特務連韓連長到這兒來。

甲 是！(下)

韓 (進門敬禮)副官。

孫 你坐下。

韓 (坐)副官叫我有什麼事？

孫 湯司令下來了緊急命令：咱們這兒(指一個半圈)幾師人，明天就開拔到北邊去。

韓 是不是打共產黨？

孫 那還用問嗎？

韓 那東邊的日本軍隊誰防備啊？

孫 (瞪眼)你問這個幹什麼？

韓 (趕緊陪笑)是，是，我錯了！

孫 我告訴你，湯軍長的命令，叫我指揮你們這一部分隊伍擾亂邊區，破壞他們！

韓 哎呀！八路軍打仗可硬的利害呢！您看哪一回進攻邊區的隊伍，不是讓八路軍打的唏哩嘩啦地跑回來了！

孫 （拍桌怒吼）你說這樣話，簡直就不配作黨國的軍人！

韓 是，是！

孫 哼！難道你不知道我爲什麼提拔你當連長嗎？

韓 是，是！

孫 哼（冷笑了一聲，停會兒，又轉了話題）我問你！你們連裏新抓來的壯丁，還有多少？

韓 （計算一會）現在……現在還有七八個了！

孫 怎麼就剩下七八個啦？

韓 上禮拜病死了幾個，病重的還活埋了幾個，還有五個不是人家花了三萬五千元贖出去了嗎？副官，你看這怎麼辦啊？

孫 那不要緊，我們自有辦法，（附韓耳語）反正上頭也不是不知道。

（二人會意點頭笑）

孫 韓排長！噢，韓連長！

韓 副官！

孫 你看你們連上，忠心於事，能下毒手的人有多少？

韓 大概就是十個人左右吧！

孫 我告訴你，你也是「復興社」員，應該多留意新兵裏頭有什麼老實可靠的人，就抓緊他服從命令，再給他一點便宜佔！越叫他多佔便宜，他就越能忠心咱們，替咱們送死，你明白不明白？

韓 明白！明白！

孫 （看下周圍，走近他，鄭重地）我跟你說，共產黨八路军不是好惹的，咱們非得明也來暗也來不可！所以在他那裏頭，非有咱們自己的心腹人做內應不可！

韓 是，是，對極啦！

孫 你們連裡有可靠的河南人沒有？

韓 河南人？

孫 嗯，對過的邊區邊界上，有咱們一個人，作特務工作，他是河南人。他打來報告說：他自己在那裏不好行動，要求這邊再派去一個幫手，我想還是派個河南人去，好打掩護，你想你們連裡誰合適？

韓 （想）河南人？可靠的？……（忽想起王東才）哎，有一個新兵叫王東才，是個河南人，雖然沒幹過什麼事，可是人還老實，好利用，副官您看怎麼樣？

孫 叫他來咱們談談：

韓 是（下，少頃，引東才上）（東害怕不知何事來）！不用怕！（東才怯步近前，不自然的脫帽行禮）副官，他就是王東才。

孫 你就是王東才？

東 是，副官！

孫 你家在河南嗎？

東 是，副官！

孫 你想家吧？

東 （又觸動心事，悲痛地）是，副官，我家裡離開我，一家人就不能活了！

孫 （才不管這一套哩，冷冷地）你家裏有什麼人？

東 我家裏有老父親，老母親，我的女人，還有一兒一女！我的女兒……（難受地說不出來停了會）

哎！老的老，小的小，離了我就沒法活了呀！

孫 （拿出日記本，一邊問一邊寫）你父親叫什麼？

東 叫王仁厚。

孫 你母親的娘家姓什麼？

東 姓張。

孫 你女人的娘家姓什麼？

東 姓吳。

孫 你兒子叫什麼？

東 叫小栓。

孫 你女兒叫什麼？

東 叫桂花——哎！就爲了贖我，已經把她，……（難受說不下去）

孫 （不等他說下去，接着問）你們家住在河南什麼地方？

東 灤池縣康莊。

孫 你家裏窮吧？

東 家裡本來就窮，現在把地都賣完了……哎，一家非餓死不可啊！

孫 那不要緊。只要有胆量多作點事，就能够賺很多錢給你家裏掙回去！——A，你說那好不好？

東 哎，我能够做什麼呀？

孫 只要你實心實意地給我們辦事，我一定提拔你！

東 哎，有副官提拔我，我還敢不幹事？

孫 你願意幹？

東 願意。

孫 王東才，這可是你自己說的話是不是？

東 （疑慮地）是……

孫 好，現在我們要作進攻邊區，瓦解八路軍的工作，派你到邊區做內應。

東 內應？內應到了那邊兒，都幹什麼呢？

孫 到了那邊，暗地裏調查他們的軍隊有多少？都駐紮在什麼地方……還要畫地圖，放毒藥……

東 噯呀！副官，這我不敢去！人家知道了，要我的命哩！

孫 （不容他說下去拍掉）混蛋，這是命令！你敢不服從命令！

東 （害怕得不知怎麼好）我……

韓 （趨前開導之）王東才，你該想開點，又能升官，又能發財，這是再好沒有的事啦！再說在軍隊

裏，長官叫你幹什麼，就得幹什麼，你還敢不服從命令嗎？

東 我……我不敢……

孫 哼！我知道你就不敢，告訴你，你樂意幹也得幹，不樂意幹也得幹，要是不好好的幹，不但要你的命，連你一家老小都活不成（拍拍小本子）你一家人的名字都記在這裏頭了，怎麼樣？幹不幹？

東 我……我幹！我幹！

韓 這不就結了嗎？快去吧，沒什麼可猶疑的啦！

東 可是……那……

韓 什麼？

東 我回來以後，請求長官們放我回家去！

韓 回家可不成，咱們……

孫 （急推開韓，瞪了他一眼，故意說給東聽的）那成！那成！爲甚麼不成啊！（轉向東）只要你幹得好，回來以後，我保你帶很多很多的錢回家去！哎！你說好不好？

東 哎！那你們就算救了我一家人了，我一輩子感你們的大恩大德啊！

孫 這沒甚麼！這沒甚麼——來人哪！

（兵甲上）

孫 王東才你想開小差，拉下去給我打！

東 副官：我剛才不是答應了嗎？

孫 放屁！你答應了什麼？拉下去打！

(甲拉東才下) (東才連喊冤枉)

孫 韓連長！

韓 副官！

孫 你要放靈活一點！我們用這一類的人，就一定得順着他的心眼走——他說要回家，咱們就答應他叫他回家。哼！等任務完成以後，他還能跑得咱們的手心嗎？

韓 是的，還是您——哈哈。

孫 把手續給他辦好，立刻就叫他動身！

韓 是！

(二人耳語一會兒)

孫 多跟他說些有利的話。

韓 是！一定！

孫 還要叫他知道不幹就不得了！

韓 那是自然！

孫 下一班誰放哨？

韓 侯班長。

孫 可以告訴他，放他過去。

韓 是！

孫 好！馬上就辦啊！

韓 是！（二人會意的互看一眼）

孫 軟的硬的一齊來，

韓 那怕他不把命來賣。

（孫下，兵甲扶東才上）

甲 報告！

韓 把他放下，你下去吧！

甲 是：（下）

東 韓連長，爲甚麼我答應了還打我？

韓 王東才，起來吧！不要緊，不受苦中苦，難得人人上。不這樣，你進邊區人家不相信你的！

東 我打的實在動不得。

韓 起來吧！現在決定你馬上動身去邊區，到那裏，找一個姓黃的醫生，是我們派在那裏做內線工作

的。到了那裏聽候你做工作。你去找他的時候，就說他是你表哥，你是他表弟。

東 是……

韓 這回去不要叫王東才了，改名叫劉貴，聽見了沒有？

東 聽見了。

韓 不准告訴人，叫人家捉住了也不准說實話！說了實話共產黨要砍頭的！

東 是！

韓 好，下去吧，一會就打發你動身。

(玉東才下，韓冷笑一聲，下)

第十場 進邊區

四人 (邊區農民！變工隊！四人各携農具上)
(愉快的隨走隨唱) (第十二曲)

南風絲溜溜地吹，

來了一個變工隊，

今年雨水實在好，

苗苗長呀長的美！

莊稼伺弄的好，

多多來鋤草，

衆人合夥金不換，

變工隊鋤草鋤的好。

(到了山頭停下來略略休息一下)

變甲

(擦了擦汗，望了望這一片良田，興奮愉快地)

哈哈，你們看，這綠油油的一片！今年的莊稼又是一百一呀！

變乙

嘿，這還不都是參加變工隊的好處？要是就憑你自己一個人，一把鋤頭，就能把幾十畝莊稼伺弄的這麼好瞭？

變丙 是麼，「三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什麼事都是大夥幹，比一個人幹好。

變丁 （調皮地和他開玩笑）噢！這會你又說這話了，去年動員你參加變工隊的時候，你還不樂意呢！厥着個嘴跟鄉長說（學他當時的語調和態度）「好鄉長啊！我一個牛工，變兩個人工，那我不是吃虧了嗎？」那話是誰說的？（衆哄笑）

變丙 （被弄得有點不好意思）那時候我不明白變工隊的好處嗎！你看我現在不是轉變了嗎？

變丁 哈哈，二娃子轉變了！哈哈。

變乙 得了，得了，別開玩笑了；快幹活吧！鋤完了老張這片地，還要給小鎖子家鋤去哩！

衆 對對，快鋤吧！

（衆人拿起鋤頭，開始愉快有力的鋤起地來，隨鋤隨唱）

深耕勤鋤草，

鋤草要惜苗，

鋤頭底下三分水，

今年敢呀收成好！

人呀不虧地，

地呀不虧人，

種個甚麼收個甚麼，

勞動變呀變黃金！

一滴汗下土，

秋收萬石糧，

穀子糜子堆滿倉，

家家喜呀喜洋洋！

（繼續鋤着，丁向丙：「加油啊」！丙：「我和你競賽」！）

（王仁厚帶小栓上）

王（唱）（第十三曲）

爬一座山來又一道川，

求活路那管他山川阻攔！

昨夜晚偷過了封鎖線，

是不是來到了邊區裏邊？

（不安地探視）

變丁（發現了他，過去，大聲地，）嗯，你是幹甚麼的？

王（嚇得抖搜一下，倉惶不知所答）我……我……我是……（變甲乙丙都聞聲走過來）

變乙（責丁）聽你，說話老是那麼沖！

變丁 噢！聽他那慌慌張張的樣子，誰擔保不是個壞傢伙呀？

變乙（不與他爭論，轉向王）老人家，不要怕，你是從那裏來的？

王 這……這是甚麼地方？

變乙 這是邊區。

王 啊？這是邊區？

衆 對啦，這就是邊區。

王 (懷疑的望衆人，) 你們……你們是……

變甲 我們是這裏的老百姓。

變丙 (補充) 我們是變工隊，到這兒鋤草來的。

王 變工隊……？(從來沒聽過) 這備名詞)

變乙 對啦，變工隊。(親切的) 老人家您是從那裏來？要到那裏去？

王 哎！我是逃難的人哪！(拉小栓走近前) 我姓王，家住河南，哎！我們那裏遭了水旱蝗湯，逼得人九死一生！我把祖墳賣了，孫女賣了！兒子讓中央軍抓了走，媳婦讓中央軍砍死了！老伴兒也尋了短見！哎！一家人就剩下我們這爺倆！討着要着到這兒來找一條活路啊！

衆 (極感動地嘆息) 哎！外邊的老百姓真太可憐了！

變甲 老人家，不要傷心，咱們這裏優待難民，一定給你想辦法！

變乙 就是嗎，老人家你別看我方才對你那樣，那我是不知道你是好人壞人，怕有壞人進邊區破壞咱

們，好了，老人家你等着，我給你找鄉長去啊！(奔下)

王 (驚怕)，哎呀！找鄉長？……

變乙 老人家不要怕，咱們這兒的鄉長，是咱們老百姓自己選出來的，都是給老百姓辦事的！

變丙 對啦，咱們這兒的長，可不像外頭那些個長，外頭的不管甚麼「驅掌」「馬掌」的都是逼的老

百姓九死一生的！

王 哎！我們河南那個地方的田保長，就是不知道逼死了多少人啊！（變丁領鄉長上）

變丁 （隨上隨喊）老人家，鄉長來了！

王 （慌忙地拉小栓跪下來）哎呀！鄉長老爺！

鄉 （急扶）哎呀！老人家，快不要這樣！咱們都是一樣的人嚮，這邊區人人平等，可再不要這樣——

老人家，你能受苦吧？

王 能嗎！我就是受苦種地的人麼！

鄉 那更好啦！（向大家）老人家上了年紀了，咱們要給他老人家弄一點好地，大家還要多幫助！

衆 那還用說麼！

變甲 老人家！你就到我家裏去，我騰出來個窖洞給你，你先住着；等過了秋收，咱們大家伙幫助你打出個漂漂亮亮的窖洞來。

王 （真是萬感交集，不知道說甚麼好，只是看看這個，看看那個，慌慌亂亂地答對着，）我……我……

……那……那……

鄉 哈哈，咱們大家都熱心幫助難民，什麼問題都好解決！那麼老人家您就先到老胡的家裡住一個時候吧！

王 哎，哎，這叫我說甚麼好呢？！

鄉 哎，這還用說甚麼呀？人麼，誰都有個一災二難的，到咱們邊區裡來，就都是一家人啦。

變乙 咱們邊區老百姓日子都過得好，誰幫助誰點，都算不了一回事。

鄉 好啦，先到咱們鄉政府吃點飯去（向變甲）老胡，回頭你活幹完了，就先把他那窖洞給老人家拾掇

出來吧！

變甲 對。

鄉 咱們走吧！

王 哎，這實在是……我……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們的大恩啊！（說着又跪下要叩頭）

鄉 （急扶）老人家，再不敢這樣，這樣就不對啦，咱們走吧！（拉小栓領王走，正碰上八路軍連長擔一擔飯桶同一個警衛員也擔着個菜桶上）噢，怎麼你送飯呢？

連 對啦！我們同志在山上幫助難民鋤草，我給他們送飯去！生產是大家的事嘛！（看見王）怎麼，這位老人家又是逃難來的？

鄉 是麼，可憐的很！一家人讓反動派的政府和軍隊踐踏了好幾口子，剩下這爺孫兩個，好容易他們才跑到咱們邊區來。

連 外邊把老百姓太不當人看啦！（放下擔子，拿出兩個饅給王）給孩子吃點吧！（王看鄉長，不敢拿，栓怕，叫爺爺。）

鄉 （接過饅給王）不要緊，吃吧！（王接饅給栓，栓吞吃）

連 （取出飯碗，盛湯，向栓）來，喝湯吧！（栓不敢去）（鄉長扶栓，栓怯怯不前的，一邊走，一邊回頭看王，手欲接碗）

連 （以為栓接來，把碗一鬆，連碗帶湯撲落在腳上）噯……噯……（揉腳）

王 （急的推栓一把）看你這孩子！（向連）老總，對不起，沒着了吧？（取起碗欲給連揉腳）
連 （接過碗，阻王）不要緊，老人家，孩子才從外邊來，叫外邊軍隊吓壞了。所以看見軍隊就害怕，

不要緊！（說着又另取一個碗，盛了湯，把拴拉過來，交到他手中後，一邊揉腳，稍表示燙疼，并給王饑及湯，一邊說，）老人家放心！到咱們邊區來的難民，政府幫助，老百姓也幫助，大家都給想辦法。（向鄉長）你們鄉上糧食要是一時不方便，我們隊伍上也可以供給你們一些。

鄉 不用！不用！現在羣衆都熱心幫助難民，什麼問題都好解決。

連 你們鄉上安了多少家難民？

鄉 已經安下二十多家啦，都有地種。

連 很好，很好。（擔起擔子）你們在吧，我要給他們送飯去啦！（欲走）

變丁 （追喊）喂！連長，你說派人幫助咱們組鋤地，怎麼還不派來呀？（連回轉，尙未及答）

王 （驚訝）連長？這位是連長？！

變甲 對啦，他就是咱們八路軍的連長，敵人來就拿上鎗上戰場，把敵人打跑了，就回來拿鋤頭種地。

王 （慌張的趨前跪下）哎呀！連長老爺！我真不知道您是連長啊！

連 （急扶起）哎呀！老人家快別這樣，咱們邊區不講這些！

鄉 （也去扶他）真的，呆長了您就知道了，咱們邊區，作官的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常在一塊呢！好，咱們走吧！

連 對啦，老人家先走，過兩天我去看你，我們同志們在那邊山上鋤草，我要給他們送飯去哩。

王 （驚訝的嘆了口氣）哎！（被鄉長拉走，他頻頻回頭看連長，下）

連 （目送王下，衆笑，轉向變丁）對啦，我還忘了告訴你，這幾天我們幫助抗屬和難民鋤草，一直

沒空，明天一定派一個班來幫你們，好吧？

變乙 對，對！

連 回見！（笑下）

變乙 咱們快把這一塊鋤完了，好給小鎖子家鋤去！

衆 對，（拿起鋤頭，繼續鋤，隨鋤隨唱）（第十二曲）

南風絲溜溜吹，

來了個變工隊，

今年雨水實在好，

苗苗長呀長的美，

莊稼伺弄的好，

多多來鋤草，

衆人合夥金不換，

變工隊鋤草鋤的好！（同下）

第十一場 安家

（變甲與王仁厚帶小拴自後密上）

變甲 （隨出隨說）老人家，你看這後密怎麼樣？也還能住吧！

王 （感歎地）哎，好，好極啦！要是他們還在……

變甲 過去的事別提了，等明兒個我弄上他一筐石灰來，把這前後簪都給你刷得白個生生亮個堂堂的。

王 哎，就這樣就很好了！（轉向孫）拴兒，咱們到了好地方了啊！

（張大娘提着個筐上）

張 （唱）（第十六曲）

聽說又有難民到，

送給他鍋杓把飯燒；

兩雙筷子兩個碗，

送給難民把家安。

變甲 喝，張大娘，你來的倒快啊！

張 （半誇耀半玩笑地）叻，張大娘是幫助難民的（得意的用邊區術語）「積極份子」嗎！哈哈！

（轉向王）這位老大哥就是剛逃難來的？

王 （不知說什麼好，倉惶答應）是：是：

變甲 這是張大娘，幫助人可熱心着哩！

張 我給你們送來兩雙筷子，兩個碗，你們好吃飯。

王 哎呀！真是謝謝您哪！

變甲 還有什麼？

張 還不就是鍋碗瓢盆這一套。

(用鐵杓敲鍋叮噠響)

變甲 好啊，這下子又有做飯的，又有盛飯的啦！(向王)快都收下吧！

王 哎，真是叫我怎樣謝你們呀！

變甲 看你老兄，快別說這話！我不是給你說了好幾遍了嗎？我前年逃難來的時候，政府給我糧吃，大家都幫助我，種二十畝地，三年不出公糧，五年不出租子！咱們這兒跟外邊可不一樣，這裡政府極力的照顧老百姓，政府一好，老百姓就都有好光景過啦！

王 這裏好，這裏做官的老百姓都很好。

張 呦，你還不知道哪，咱們這裏作官的，都是咱們老百姓自己選的！(得意地)去年選鄉長的時候，我老婆子還畫過圈兒哪！哈哈！(衆隨着歡快的笑)

(變乙提一筐菜，變丁擔一擔柴上)

變乙 (唱) (第十六曲)

土豆子大白菜水蘿蔔，

變丁 (接唱) 架起乾柴把它煮。

變乙 (接唱) 咱們豐衣又足食，

變丁 (接唱) 難民來了要幫助！

變丁、乙 (同白) 老人家給你送菜，送柴來了。

王 哎呀，這怎麼敢當！這叫我多……

變丁 哎，這算甚麼呀，菜是自己個種的，柴是自己個砍的！在咱們邊區，只要勞動，要什麼有甚

麼，幫助幫助老人家還不是應該的！

變乙 就是嘛，我們在這兒吃的好，穿的好，日子過得美美的，你老人家逃難到此，人生地不熟的，我們不幫助，誰幫助啊？

張 對呀，福順兒這話說的才對哪！哈哈！（衆幫助王收拾送來的東西）

（變丙扛一把鋤頭上）

變丙 （唱）（第十六曲）

一把鋤頭扛在肩，

送給難民來生產。

（白）老人家，看這把鋤頭好不好？蹭光蹭亮的。

王 哎呀，真是……：

變丁 （搶說）二娃子你倒是搶早啊！人家剛到這兒，連地還沒有呢！你就送鋤頭來了！

變丙 鄉政府就要撥給他地了！

變甲 不要緊，我先把後山坡上那五畝陽坡地讓給老人家。

王 不，不，那不敢……：那……：

變甲 你就別客氣啦，咱們邊區有的是荒地，年青小伙子有的是力氣，再開麼！

變乙 老人家，我再分給你一塊菜地！

變丙 老人家，你參加咱們變工隊好不好？

張 對啦，我想起來了，我明兒個再給你送一筐雞蛋來，我喂着十來隻老母雞哪，輪着班兒地給我下

蛋，哪天也收它個五六個——（神氣的形容）都是這麼老大的！

王（衆人你一句我一句，簡直沒有他說話的空，又快變又興奮，又覺過意不去，顧這個顧不了那個，慌慌亂亂地答對着）我：我：這：這：這叫我怎麼過意得去啊！

變甲 A，老大哥，你也別在意，我剛逃到這兒來的時候，他還這樣熱呼呼地幫助我，你看這會不上三年的工夫，我不但不要人家幫助，我還能幫助人哩！這都是咱們的政府好，老百姓都能過好日子，才能這麼着哩！

衆 就是囉！

栓 爺爺，給我癩頭！

王（給他癩頭）小心點！

張（拉着小栓，愛撫地）小娃娃，你幾歲了？

栓 九歲。

張（端詳栓，慈愛地）哎，伶伶俐俐的，怪愛人的！就是太瘦了，這到了咱們邊區就好啦！等張大娘給你做上幾頓好飯，不出一個月，包管把你吃得個胖呼呼的，——你說好不好？

栓（拘拘束束地回答了一聲）好。

變丁（冲冲地）張大娘，我看你就把他認了乾孫子吧！

衆（隨闕）對，對！

張 那敢則好，就是不知道人家願意不願意？

變丁（向王）老人家願意不願意？

五 那：那：哎！我還有不願意的？就是怕這孩子太淘氣了！

衆 不要緊，不要緊，——這就算是認了親啦！

王（按栓，興奮地）拴兒，快給乾奶奶磕頭！（拴頭，張笑扶，衆開笑，還有夾着道喜的，王笑讓，）（鄉長背一袋米拿一盞麻油燈上）

鄉（唱）（第十六曲）

拿來一盞麻油燈，

小小窖洞照個明。

政府撥來一斗米，

送給難民來充飢。

衆（同）A！鄉長也來了！

鄉 哎，你們真好，把東西都送來啦！

張 噢，你當就是你鄉長有「模範作用」咧？（衆笑）

變了 鄉長，你背的啥東西？

鄉 鄉政府撥給老人家的一斗米。老人家，你收下吧！還有這盞燈，晚上照個亮，油不够，明兒再給送來！

變甲（插語）哎！還是鄉長想的週到啊！

王 哎，鄉長，這就實在擔當不起……（說着又要跪）

鄉（急扶住）老人家，可不敢這樣！你到咱們邊區來，大家都應該給你想辦法，不能叫你老小受餓

(向大家)你們都給老人家送來了什麼東西啊？(衆人熱哄哄地搶着說自己所送的東西)好，都好——說實在的，全中國的老百姓都是一家人，應當互相幫助！

衆 就是囉！

變乙 (拉鄉長，告訴他)張大娘有了乾孫啦！

鄉 有了乾孫啦？在哪兒啦？

張 (推栓)在這兒啦！

鄉 好！好！道喜……！(衆歡笑)

鄉 (向王)這一斗米，你爺兒倆先吃着，過幾天，你也參加變工隊，大家幫助，給你開一塊地。

變丁 老胡讓給他五畝地了。

變乙 多開點不更好嗎？

王 (感嘆)哎，我是五六十歲的人啦，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地方，從來沒遇過這麼多的好人啊！我這才知道你們邊區真好，我往這來的時候，心裏還猶猶摸摸地，不信你們邊區真像他們說的那麼好呢！哎，你們的邊區真好！

變甲 哎！老大哥，你說錯了，應該說「咱們」的邊區！

衆 對啦，是「咱們」的邊區！

王 (怔怔的)「咱們」的？邊區也是我的嗎？

鄉 老人家，看你說的，咱們是一家人！

王 (怔怔的)一家人？——你們不嫌棄我？

鄉 張

那兒的話呢！世上受苦的窮人，都是一家人！

王 （笑着問）一家人？

衆 一家人！

王 那麼說，邊區也是我的了？

衆 也是你的！

王 （感動地流淚），哎，你們都是我的大恩人啊！（深深地給衆人作揖。）

（唱）（第十七曲）

王仁厚來淚滿面，

衆位恩人聽我言，

外邊的政府軍隊實在壞，

多少人餓死大路邊。

我離家逃難有半載，

到處挨餓受熬煎，

眼看着沒吃的性命難保全，

蒙大家救活我在邊區裏邊。

（張大娘突然擦鼻涕抹淚的哭起來）

嗷，張大娘，你哭什麼呀？



（哭着說）我哭什麼？我讓他勾起我的往事來了啊！民國十八年我逃難到這兒來，那時候這兒還

是歸國民黨管，他們糟踐人，我受了他們多少欺侮啊！把我三歲小女兒活活地給餓死了，那時候要有咱們邊區政府八路軍，大家照顧，我的女兒就死不了，活到這會兒，此這孩子（指栓）大的多呢！

鄉 好啦！好啦！你現在兒也有，孫也有，不愁吃，不愁穿，還哭上個什麼呢？
衆 現在還有乾孫子了哩！（衆笑）

（小海子匆匆跑上）

海 （邊上邊喊）老人家！老人家（見變甲）噢，老胡，你在這兒哪！咱們到處找你哩！
變甲 找我幹什麼？

海 咱們河南老鄉開歡迎會，歡迎剛從河南逃來的這位老人家（指王）——快去吧！大夥兒都等着呢！

變甲 好，好，老大哥，咱們走吧！

王 （更是從未經過這樣的事）那：那：哎！那大夥兒在這吃了飯再走吧！

海 咱們歡迎會給預備了飯啦！紅燒肉，大饅頭——快走吧！

王 哎！（感激地唱）（第十六曲）

千恩萬謝說不盡！

衆：（接唱）老人家不必掛在心，

你幫我來，我幫助你，

天下的窮人是一家人！

（同下）

——幕徐落——

第三幕

第十二場 接頭

黃

(黃金貴——掛着醫生招牌的特務漢奸——上)
(唱)(第一曲)

人人都說我是醫生，

我這個醫生要人命！

破壞邊區立大功，

我的組織是復興。

調查情報又畫地圖，

瓦解那八路軍做內應。

下毒藥暗殺人又打黑槍，

把邊區的軍民殺乾淨！

近來的工作上大受困難，

邊區的老百姓組織的嚴！

打報告去上邊要人幫助，

爲什麼到如今還不見人來？

(白) 哎！前幾天上邊又來了一個命令，說是在邊區的邊界上，又派來了幾拾萬大軍，叫我在裏頭加緊破壞，準備內應；還給我帶來了幾包毒藥，叫我刁個空子給他們下毒。可是這邊區的老百姓組織得嚴，人手不够，沒法下手，我寫信要求上級派個人來幫助我工作，怎麼(屈指計算)十五，十六，十七……五天了，要來也該來了，怎麼還沒訊兒呢？

(開門出去，看無人)

哎，連個鬼也沒有！(望了一會，悵然回，忽然想起) 嗯，這幾天他們八路軍又打了勝仗，老百姓又都鬧哄着勞軍哩！對，我也趁這機會，把那些下上毒藥的饅頭，拿去勞軍，毒死那些狗日的！

(唱) 下毒藥暗殺人又打黑槍，

把邊區的軍民都殺乾淨！

(狠狠地關上門下)

(王東才背着貨包，搖着貨郎鼓上)

王

(隨搖隨四邊看) 哎！說是爬過那個小山梁，往左一拐，頭一道街就是……(看) 說是第五個門(數) 一三四……噢，掛着個醫生牌子——就是這個門了！(舉手欲敲門，忽又停止，想，怕，難受地嘆了一口氣，手不覺又垂了下來) 唉！人人進了邊區，都說是進了天堂，我這進邊區，簡直是下了地獄呀！……哎！但願做他一件兩件事之後，早早地放我回家吧！(鼓起勇氣敲門) 開門！

(黃端着盤饅頭上)

黃
誰？

五 我。

黃 (把饅頭放在桌上，走近門，問) 找誰？

東 找黃醫生。

黃 你是那兒的？

東 我是河南的。

黃 你找他幹什麼？

東 他是我的表哥，我是他的表弟。

黃 (一聽見這句話，趕忙開開了門，作得非常親切熱烈地) 哎呀？這幾年不見，我就連你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家裏的人都好嗎？快進去坐！快進去！

東 你就是表兄？

黃 是嚮？

東 你是黃先生？

黃 (急作手勢示意他不要再說，擠眉弄眼，東張西望) 快進去！(拉他入內緊密地關上門)

東 (進門，放下擔子，懷疑地看着黃，又問了一句) 你姓黃？

黃 嚮！你還問什麼呢！(稍停，聽了聽外面有什麼聲音沒有，推了推門，關嚴了沒有以後) 你帶的東西呢？

東 我就擔了這一擔貨。

黃 我不是問這東西。(用力加重地) 手續！

東 手續？咳……

黃 你來的時候他們那邊沒有叫你帶什麼東西給我？

東 咳！（無奈，慢慢地從波浪鼓把子裏取出一個小紙捲給黃）

黃（看紙條向他耳語片刻）好！你坐下吧！（東呆然坐）你以後還是背着這個小包袱出去，方便些。

東 是！

黃 不敢隨便說話，老老實實，要像一個好買賣人的樣子。

東 是！

黃 每天下午太陽快落的時候，一定要回來，這是最要緊的。

東 是！

黃 一定要聽話，我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

東 是！

黃 幹這一種事，最要緊的是守規矩，不能大意一點。出了岔子，不敢說實話，不敢咬旁人——說了實話，八路軍就要活剝了你的皮！咬出旁人，有人會要你的命！知道不知道？

東 知道……知道……

黃（從身上掏出一個小紙包）那麼，把這個拿去把！

東 什麼？

黃 毒藥。

東（大驚）啊！毒藥？……

黃 嗯！毒藥！今兒天晚了，好好歇一夜，明兒早上背着這個小包袱出去，趁人不見，把這幾包毒

藥，給我下到他們渴水的井裏去！

東 我……

黃 (厲聲地) 拿去！

東 我……我不敢去……

黃 (瞪眼) 什麼？

東 這是……這是害人的事麼！

黃 (怒吼) 你說什麼？——(又給他藥包) 拿去！我叫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

東 (畏縮不接) 要是叫人知道了，就……沒命啦！

黃 (忽地掏出了手槍逼向東) 你去不去？

東 我……

黃 (嚴厲地威脅) 你要再敢說一個不字，我立刻在這兒就打死你！哼！找幹事的人有的是！(把

藥包丟在地下) 拿去！

東 我……

黃 (又逼一步) 去不去！

東 (不得已) 我去！我去！可是，幹完了就一定叫我回家呀！

黃 (態度立刻緩和下來，收起手槍，隨口答應，) 嗯！那容易，只要你好好幹事兒，一定叫你回

家！——拿去吧！

東 (無奈，拾起藥包，帶在身上，又囁嚅地) 那麼黃先生……

黃（手一擺，不容他說下去）不用再說什麼了——咱們吃飯去吧！

東（拿起桌上的饅）不用啦！這兒有饅頭，我隨便吃兩個就行啦！

黃（連忙搶下來）不敢吃！不敢吃！這裏頭有毒！我弄了好些個呢！等過兩天，咱們抬了

去慰勞他們八路軍，叫他們吃了不得好死！

東 那人家不要把咱們抓了去嗎？

黃 當然不能叫他們知道啊！好啦！等會兒我慢慢地和你細談！回頭我帶你去認認道，還有好些事要

叫你做哪！咱們先去吃飯去吧！走

東（背起小包，一邊上下打量他，一邊遲緩痛苦地！嘆了一口氣。）

黃（突然地）走！快走！

（東才嚇得趕緊走下場，黃特務隨下）

第十三場 生產樂

張（張大娘一手提着籃子，一手牽着小栓，小栓提着罐，歡快地上）

（唱）（第二曲）我提着籃兒，

栓（接唱）我呀提個罐，

合（接唱）一步一步往呀往前趕。

張（接唱）送給變工隊，

合（接唱）吃了多生產，

栓 (接唱) 爺爺去鋤地，

合 (接唱) 小栓也不閒：

栓 (接唱) 攬羊又放牛，

合 (接唱) 送水又送飯。

張 (接唱) 過一個溝轉一個灣，快把飯菜送上山！

合 (接唱) 哎嗨哎嗨咿咿，快把飯菜送上山，嘿哎呦！

栓 (跑的很快，催張) 快呀！快着呀！

張 (喘吁地緊趕) 栓兒！慢點走，看把你乾奶奶累的！

(小栓停着看)

張 小栓，你看什麼呀？

(指) 噢，那不是爺爺回來啦？

(王仁厚與變甲都打着鋤頭和紅纓槍上)

王 到底是他們年青小伙子利害呀！

甲 你老大哥也不善啊！

栓 爺爺！給你送飯來啦！

張 哈哈！正給你們送飯，你們倒回來了。

栓 爺爺！我帶紅纓槍！(王給了他紅纓槍，說了句：「小心點兒啊！」)

張 怎麼今天都扛上紅纓槍啦？

王 在山上鑄草就着放哨，防備特務份子搗亂咱們！這叫個勞動和武裝——

甲 這叫「勞武結合」！（栓拿紅纓槍比着說：「打倒反動派！」）

張 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正給你們送飯來了呢！

甲 哎呀，張大娘你老辛苦了！

張 （笑）哪兒的話啊！你們後晌就不上山啦？

王 後晌說是開什麼英雄會？

張 英雄會？

甲 A，是開勞動英雄選舉大會！所以我們就把那塊地突擊完了，吃了飯好快開會去。

張 我看王大哥一定能選上個勞動英雄！

王 （慌得不知說什麼好，連連地）哎呀，我可不能！我可不能！

張 什麼不能？你勞動得好嘍！大家夥一定選你！

王 A，不能！不能！我才來了沒多少日子，什麼事兒還沒幹出來了嘍，哪就配當甚麼英雄啦？

甲 不是英雄，也是模範！

張 對啦！咱們就選他當「難民模範！」

甲 對，對，今年是模範；你再照這樣努力加油生產，明年的勞動英雄選跑不了你。

王 哎呀！我可不敢當！你看我們爺兒倆逃難到這裏，全靠政府幫助，大家幫助；我們現在有吃有穿，這就了不得啦！你們再要這樣抬舉我，我可就更擔當不起啦！

甲 哎；這些你都不要掛在心上，咱們邊區就是這個樣子：誰肯勞動，努力生產，幫助大家，誰就是勞動英雄！

王 噯，這樣的好地方，我真是從來連聽都沒有聽說過呀！我要是把我這些日子在咱們邊區經過的這些事，回去跟我們河南的老鄉說，他們準不信哩——準說我是在說夢話呢！

甲 哎，一輩子也沒看見過這樣替老百姓辦事的政府和軍隊呀！

張 是啊，等他們親眼見了，他們就信了！

王 是啊！不瞞你們說：我當初也是不信啊！

（衆歡笑）

張 哎呀，竟說話啦，這飯倒是吃不吃呀？

甲 回去再吃吧！這是什麼飯哪？

張 （揭自己的籃）看，這麼大的餛飩，還有燕南瓜塊。

王 什麼菜呀？

栓 黃瓜拌豆腐。

甲 好，咱們回去美美的吃上一頓。——噢！小栓！你在幹什麼？

栓 我寫字呢！

甲 寫的什麼字啊？

栓 王小栓打倒反動派！

衆 （笑）

甲 這孩子到了咱們邊區真和從前大不相同了，這都是咱們的政府領導的好！

栓 爺爺，回家吃飯去！（逕自跑去）

王 栓兒，小心點，別踩了莊稼！哎，這樣的好莊稼在咱們河南地方多麼看見過呀！

甲 就是嗨！（大家走）

王 （唱）（第三曲）扛起了鋤頭，往呀往前看——

合 （接唱）遍地的莊稼，長呀長的歡！

王 （接唱）南瓜結疙瘩，

甲 （接唱）地豆開了花。

王 （接唱）玉米刷鬍子，

張 （接唱）豆角子把牠拉。

栓 （接唱）鳥兒樹上吱吱吱！

王 （接唱）青蛙河裏哇哇哇！

合 （接唱）吱吱吱！哇哇哇！

王 不由我老漢笑哈哈！

衆 （接唱）哎嗨哎嗨咿嗶，今年的好莊稼呀嘿哎嗶！

哎嗨哎嗨咿嗶，今年的好莊稼呀嘿哎嗶！

（衆歡笑着下）

第十四場 投毒、解救、送信

東

〔王東才擡一包袱，手拿貨郎鼓上〕

〔前後左右看着生怕有人發現自己〕

〔唱〕〔第四曲〕好一似在夢中，

只覺得昏昏沉沉！

懷裏揣着毒藥，來到這村口外，

狗特務逼着我把人來害！

〔走到井邊，從懷裏掏出毒藥包，準備投，又看了看四周，退回〕

〔白〕唉！眼看着人家這邊區太平平，老百姓都過着好光景，你看那山頂上的變工隊，熱熱鬧鬧的在鋤草，小孩子們也都是活蹦亂跳的……我怎麼能忍心毒死他們哪！〔把藥揣回懷裏，但又一想〕不行，我要是不放，回去那個黃特務黃金貴就不能饑我！唉，沒法子，只得……〔下了一個決心，急趨井邊〕

〔唱〕〔第四曲〕昧了良心到井邊〔舉起手準備投〕〔又停下〕

只覺得眼睛花渾身發軟！

爲了自己就把這衆人害〔退開井邊〕

這才是傷大害理不應該！

〔白〕我還是不投吧！〔欲走，但又想起了回去以後的情境〕唉！要是一回去，我這命可就活不

了了！（生之慾念使他又想投）要是投了，他能馬上答應我回家去？！（一想到能回家，就又想只做這一次就完，）唉！我也顧不得這麼多了！（急打開藥包，眼睛連看都不敢看，把藥急忙投下，把紙團了一下，扔掉，同時發現有人走來）有人來了，我得快走！（急下）

（王仁厚，栓，張大娘，變工隊甲同上，愉快地）

張（唱）（第五曲）擄起了籃兒往呀往前趕，

衆（唱）鋤罷了地來回家去吃飯。

王 今天是什麼飯？

張 饅頭蒸南瓜，

變甲 今天是什麼菜？

張 豆腐拌黃瓜。

王 饅頭蒸的軟又軟，

張 南瓜蒸的甜又甜，

衆 軟又軟，甜又甜，

張 不由我老婆子好喜歡！

衆 哎咳哎咳。

今年是豐衣足食的年哪，嗯咳！

哎咳哎咳，

今年是豐衣足食的年哪，嗯咳！

張 快點走吧，這饅頭都快涼了。

王 對！

栓 爺爺，我渴了，我要喝水！

王 不准喝！喝涼水要肚子痛！這兒有米湯！

栓 我就喝一口，不要緊！（說着往井邊跑，爬下就喝）

王 這孩子真是沒辦法，管不住！（對栓）走吧！

（走了幾步，栓肚子痛）

栓 爺爺，肚子痛！肚子痛！

王 你看，我不叫你喝吧！

栓 呀！痛啊，痛啊！（打滾）

張 這是怎麼啦？哎！（不知如何是好，給栓揉肚子，栓還是打滾）

變甲 對了，剛才咱們團部的醫生，不是在山坡上給老劉看病來嘛，讓我去叫去！

王 好，快點！（變甲跑下）

王 哎，張大娘，栓可不會有個什麼吧？

張 哎，這，這怎麼辦呀？

栓 痛啊，痛啊！

（變甲領軍醫上）

軍醫 怎麼啦？（蹲下）把舌頭伸出來看看（給栓試脈搏）

王 他剛才喝了這井裡的兩口水，走了幾步，肚子就痛起來了！

軍醫 嗯，是中了毒了！

張 啊？………

醫 近來發現了有特務份子，在咱們邊區裡放毒！來，快把這包藥給他用米湯灌下去！

（張喂藥，甲倒米湯）

醫 （對甲）你快喊一聲，叫大家再不要吃這井裡的水；告訴他們在吃水之前先放一個青蛙在水裡，青蛙要是不死才可以吃！（甲到後面大聲喊！）「大家不要吃山前頭井裡的水啦，裡面特務份子給放了毒啦！不管誰家吃水，先放個青蛙在水裡試試，青蛙不死再吃！」

張 醫生同志，孩子不要緊吧！

醫 發覺的早，不要緊！回去好好睡上兩天，吐出來，再瀉一瀉就好了！（急蹲下寫信）

王 那就太謝謝你了！

醫 我看這事情得馬上通知區上，叫區上通知四鄉各村都要注意！另外要嚴格檢查特務份子！

王 是嗎！

醫 那麼，這封信誰送去呢？

王 我去吧！

醫 那怎麼行！你孩子才中了毒！

王 這沒有什麼！邊區救了我的命，難道在這個緊急的時候，我還不應當出點力？再說小栓有張大娘照顧，我也放心了。

張 對，你放心去吧，爲了大家夥的事！小栓有我啦！

醫 （交給他信）那麼，把這封信帶上，快去，越快越好！

王 （對甲）把鋤頭給我搶回去，（指栓）路上多照顧點！（甲答應，接過鋤頭）

醫 天快黑了，路上好好走！

王 不要緊，有這傢伙（指紅纓槍）給我做伴啦！

醫 那咱們就分路吧！

王 對！

（醫生抱栓與張，變甲下）
（王仁厚往山上方向下）

第十五場 逼刺、刺父、父子重逢

（黃金貴賊眉鼠眼的躡出，輕步跟向王的去處，望了一會）

黃 （恨恨的罵）狗日的，你也有落在老子手裏的一天！（輕向來處打了一聲口哨，等了一會兒，又輕喊一聲）劉貴！（王東才揹着包袱，陰沉地走上）

黃 劉貴！

東 嗯！

黃 你不是想多弄一點錢回家嗎？現在有個好機會！
東 什麼好機會？

黃（指王去處）有個人到區政府送信去啦，半夜前兒回來。你就早一點藏好，等他過來，猛不防把他弄死！我就給那邊去信，管叫你領一千元大洋！

東 哎呀！那是殺人哩嘛，我……

黃（瞪眼）什麼？你說什麼！

東（怕）我說：哎，我說要是弄不好就不得了啊！

黃 告訴你，沒錯！天黑啦，他就是一個人，還是個老頭子。你不用怕，把胆子放大，趁他不防備，一下子就幹掉啦！

東 他，他是個幹什麼的？

黃（沉下臉）你不用管！你這人真是，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老問這個問那個的幹什麼？！

東 哎我沒幹過這事，心裏害怕！

黃 怕什麼？膽小發不了財！

東 啊呀，這……

黃（板着面孔）劉貴，我告訴你：我留神了好幾天，好容易遇見了這麼一個好機會，不能放過去！哼！那個老傢伙，別看才來了沒多少日子，可是倒成了他們的「積極份子」啦，我們非把他除了不可！跟你說：就是這麼一件事，幹，能發財，能回家，不幹，小心你的命！

東 咳，我……

黃 (逼近東，瞪眼) 你怎麼樣?!

東 這，這是殺人的事，我不願意幹!

黃 好，你反啦! (掏出手槍逼東) 你幹不幹?!

東 我……

黃 (更兇地) 說!

東 我……

黃 幹，立刻放你回家! 不幹，在這兒立刻就打死你! 快說! 幹不幹?

東 對，我幹!

黃 (放開他) 那就好! (收起手槍，拿出一把斧子，交東) 給!

東 (猶疑，後退，不敢接) 這……

黃 什麼，你又要反悔嗎? 我這可不是哄孩子玩兒啊! 拿去!

東 (不得已接過，嘆一口氣) 哎……

黃 好，你就在這兒等着! 等他過來的時候，心要硬，手要快，弄死了以後，把屍首往山溝裏一扔，

你就回去。我給你寫好了信，打發你回家。——聽見了沒有?

東 聽，聽見了!

黃 你要是幹不了他，回頭你要是還拿着白斧子見我，那就小心你的命! (憤下)

東 (怔了許久，呆望着手裏的斧子，嘆一口氣) 哎!

(唱) (第六曲)

手拿斧頭心內跳，
今晚殺人第一遭！

有心不作逃走了，

上邊知道命難逃！

咳……（無奈，放下包袱，隱藏起來）（片刻——時間轉移）（遠處狗悽厲地叫）

（王仁厚拿着紅纓槍愉快地奔上）

王
（唱）（第七曲）

到區裏送了一封信，

半夜三更轉回程。

一路走的身乏，

抽一袋旱烟再動身。

（坐下，取烟袋）（東見王坐，躡足走出，近王前，舉斧欲砍，又猶豫下不了手，退回；這樣兩次，最後下了決心，揚斧正砍下去，王已裝好烟，正擦火點烟，火柴光中，王東才看見了對方的臉，不覺驚叫了一聲，斧頭落地。）

東
啊！你！……

王
（驚，猛然跳起，拿紅纓槍指東）你是誰！

東
（渾身打顫，要近前抓王）你……你……你……

王
嗯？你？……

東 (一把抓住王) 你是爹爹！……

王 啊！東才！……

東 (大哭) 爹爹！(撲地跪下，緊抱王腿，哭)

王 (一時也不知說什麼好，撫摸東，靜場少頃) 東才！東才！你抬起頭來，我看看你！

東 (抬頭) 爹爹，我是東才！

王 (細看東，又懷疑的看看周圍) 這……這是夢吧？

東 爹爹，不是夢，我真是東才！

王 你……你還活在世上？

東 是的，爹爹，我還沒死！

王 你……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東 我是開小差……不！我是作小買賣到這邊來的！爹爹你看，這就是我的貨包子！！

王 (看了一下包) 你！你站起來！

東 (站起) ……

王 (抓東兩肩細看) ……

東 爹爹，我是東才！

王 你！你是東才？

東 我是東才！

王 你……你回來啦？

東 我回來啦！

王 (大聲) 好！參加八路軍！報仇！……

東 爹爹，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王 我走遍了天下，受盡了痛苦，好不容易才到這個好地方來！這裏是共產黨的地方，是咱們窮人的天堂！

東 嗯，爹爹，我娘來了沒有？

王 你娘？……

東 我娘怎麼樣？

王 你娘？……！參加八路軍，報仇！走，跟我回！

東 (背好包) 爹爹，我娘她們都好吧？

王 (拉東手) 哎！走，回，參加八路軍報仇！(東懷疑地隨下)

第十六場 回家、離家

(王仁厚領東才上)

王 (拉東才手) 走，回，參加咱們八路軍報仇去！(走到窰門前，指給東才看，) 東才，看看，這就是咱們的家，咱們真是到了天堂了(拉東才進，點燈，) 你看：燧窰，熱炕……咱們真是到了天堂了，咱們過的是太平日子！

東 爹爹，娘她們呢？

王 你娘……

東 啊？

王 對，我去……

（王仁厚到後審去，王東才看見密內一切，）

（王仁厚由內審領小栓出）

王 栓！你看那是誰！

栓 （跑向東才）爹！

東 好孩子（發現娘她們沒有出來）栓！奶奶呢？你娘呢？

栓 奶奶和娘都死了！

東 （突然襲擊，頓時有些昏了）怎麼？都死啦！

王 唉！

東 爹，她們是怎麼死的？

王 ……

東 爹，你快給我說呀！

王 唉，你也不要太傷心了！自從你被拉走之後，只以為你一去就活不成了！那賊保長又來逼錢，全家走頭無路只有出來逃難！有一天走到了陝西，歇在龍王廟裏，狗軍隊把你媳婦拉到那樹林裏去要強姦她，她不從就用刀把她砍死了！你娘一見，就尋了短見，一頭就碰死在龍王廟裏面！……

東 （唱）（第八曲）聽一言直哭得我肝腸痛斷，

這一筆血淚仇我怎能不算？！

我的娘，我的妻，我對不起你們！

東才要爲你們報仇雪恨！

(白) 爹，那以後呢？

(小栓忽然作嘔)

東 栓這孩子怎麼啦？

王 唉：都是叫那反動派特務份子害的！

東 怎麼？

王 今天我和栓從山上回來，他非要喝水不可，就扒在村東頭那眼井上噙了口涼水，誰知道那昧了良心的特務份子在裏面放了毒，栓一喝下去就發了起來！

東 (抱起小栓痛苦地) 栓，爹對不起你！

王 東才別難過了！栓現在好了，都虧了咱們八路軍的軍醫救活了他。唉，你娘你媳婦雖然死了，你也不要難受了，人死了不能再活了！你來了更好了，咱們三代好好在邊區過日子，這邊區地方真是地上天堂啊！共產黨真是處處爲咱們老百姓的啊！

東 唉！(旁唱)(第十曲)聽一言我好悲傷，

我忘恩負義壞了心腸！

我有心把那實話講，

但怕我全家老小受災殃！

左難右難難心上，

思前想後無下場！

我東才低下頭再思又再想，

猛然間想起了好主張。

王 東才，你不要太傷心了，我現在是把這世道看清楚了，共產黨八路軍真是救咱們的！有了他們中國就有救了！你回來的正好，明天我帶你參加咱們八路軍，去給你娘你媳婦報仇去！

東 爹，我……

王 你怎麼樣？

東 我，我……

王 告訴你：咱們八路軍和外面軍隊不同，你不要怕當兵，當八路軍是救國救民，才是光榮呢！

東 爹，爹，我……

王 你怎麼樣？

東 我……我……

王（氣憤地責備他）東才，到如今你還貪生怕死嗎？當八路軍又打日本又報家仇，難道不好嗎！你！你真是沒有出息！

東 我……我……爹！

（唱）（第十一曲）王東才來難又難！

話到口邊不敢言！

爹爹他那裏催的緊，

說一套假話我離家園。

王 (白) 爹，我願意參加八路軍，只是我還有東西丟在外面，我去取回來。
丟在那邊區外面了嗎？

東 我丟在……

王 要是丟在那邊，咱們就不要了！

東 不，不，就在這邊不遠。

王 那更好，明天早上再去取。趕明兒咱割上二斤肉，打上些酒，咱們一家人，吃上頓團圓飯！

東 好吧！爹爹，你老人家該歇了吧？

王 大家都該歇了，你也累了！

(回到裏窩睡，片刻，東才輕輕由裏窩出來。)

東 (唱) (第十二曲) 爹爹小栓都睡定，

我東才心亂不安甯！

一個炕上兩樣夢，

一家人來兩條心！

罵聲反動派太兇殘，

害的我一家人不能團圓！

我要翻山過境回到軍隊裏邊，

不殺死仇人我不生還！

（輕輕開門）（下）

（鷄鳴，稍停，亮）

王（自內窺出）東才，東才！（不見東才，出門叫了幾聲，轉回自語，）咳，這孩子太心急了！什

麼東西，這麼要緊啊！（向內叫）栓，快起來吧！（栓揉着眼睛，自後窺出）

栓爺爺，爹呢？

王他去取東西去了，一會就回來！栓，快去告訴你乾奶奶，叫她把咱們那隻老黃母雞殺了燉上，再

炒他一大盤雞蛋，我再到村西頭割上二斤肉，再蒸上饅，等你爹回來，吃團圓飯！

栓對，我去！

王栓兒！等會兒我到地裏拔些白菜，大蘿蔔，去慰勞咱們八路軍去！一會兒你到鄉政府找我來吧！

栓對……（跑下）

（王也拿起紅纓槍隨後下）

第十七場 政府忙、坦白、捷報參軍

（王仁厚背一筐菜，變工隊甲背一袋米同上）

王（唱，第十二曲）

可恨那反動派禍國殃民！

甲 不抗日打邊區天良喪盡！

王 你送來我送茶慰勞軍隊，

合唱 打走了反動派共享太平！

甲 (進門) 鄉長！鄉長！

鄉 (由炕上跳下來) 幹什麼呀？

甲 勞軍來了！

鄉 好呀，你們倒真快啊！

甲 當然要快囉！咱們八路軍爲了保護老百姓，把進攻咱們邊區的國民黨反動派給打跑了，咱們還不
快點來勞軍！

鄉 (看王背來的菜) 哎呀！老王，政府不讓你們難民出東西！你剛來邊區不多些日子，這光景過的
還不大好嘛。

王 哎呀！老天爺在上，我可不敢說光景不好！從前在河南的時候，讓國民黨反動派狗軍隊和政府，
欺壓得賣了墳地——賣了孫女，都還是活不下去，讓他們弄的家破人亡！這會兒我們從虎口裏逃
出來這老小兩條命，到了咱們邊區，又有吃，又有穿，還能說光景不好嗎？

鄉 哎，老王，你真是……

(變工隊乙背了一袋子白麵上) (唱十二曲)

乙 (唱) 背來了白麵二十斤，

慰勞咱們的八路軍！

（白）鄉長，我慰勞咱們八路軍二十斤白麵！
好，好。（登記）

乙（向王）哎呀，老人家，您也勞軍來啦！

鄉可不是，老人家這麼大年紀了，還能背這麼多的菜！

乙哎，真是！老人家這麼大年紀了，還能背這麼多菜！

鄉說的是嘛！

王哎，這算什麼！心裏有勁，力氣就大！

甲鄉長，你還不知道，這幾天他簡直是氣瘋了，到處跟人家說：他在外頭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和政府，怎麼怎麼把他害的家破人亡，把多少人都說的流下眼淚來啦！

王哎！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和政府，不知道害死多少老百姓，這會兒放着日本不打，又來打咱們邊區！從前我不懂啥，現在我明白啦！我要把我親身經歷的事，告訴咱們全中國的老百姓，叫大家夥知道：誰是害咱們的，誰是救咱們的！

乙叫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誰好誰壞！

甲他媽的，自己做壞事，還不讓別人做好事！看見咱們邊區老百姓日子過的好，狗日的們就眼紅啦！

（變工隊丙，丁，抬兩蒸籠饅頭上）

丙（唱十二曲）

排來了熱饅饅兩大籠，

丁 八路軍吃了打衝鋒！

丁丙 鄉長，鄉長！八路軍打走了反動派，咱們勞軍來啦！

鄉 好啊！大家夥都這麼擁護咱們軍隊，那咱們軍隊就更要打勝仗啦！

丙 就是麼！他媽的，國民黨反動派想來欺負咱們，瞎了他的狗眼！咱們軍民一條心，他敢來，叫他狗日的吃不了兜着走！

衆 對嘛！

丁 鄉長，我報名參加自衛隊！

鄉 自衛隊可要脫離生產呀？

丁 那我當然知道！我家裏人手多，不怕。我要保衛邊區打反動派！

鄉 好，我給你寫個條子，你找自衛連連長去！

丁 好！（接字條）你們在！（下場）

王 對啦！鄉長，我還沒顧得上說啦！這回我也叫我兒子參加咱們八路軍！

鄉 什麼，你兒子？就是你常說的那個東才？

王 就是嘛！我兒子回來啦！這下子可好啦！

鄉 真的？你兒子回來了？這會兒他在那兒？

王 （高興地）這會兒他取他的東西去啦。哈哈，我燉了一隻雞，蒸好了饅頭，等他取了東西回來，美美地吃上一頓，就帶他來跟大家見見，叫他參加咱們八路軍，報仇！

衆 好呀，給老人家道喜！老人家父子團圓啦！

王 （笑的合不上嘴）不敢當！不敢當！哈哈，喜不喜的，一家人不能大團圓，也算是個小團圓啦！
哈哈！（衆歡笑）（婦甲，乙帶小女孩抱許多慰勞鞋上）

婦甲 （唱十二曲）

婦救會做來了慰勞鞋，

婦乙 快送給咱們的好軍隊！

婦甲 鄉長，鄉長，咱們勞軍來了！

鄉 哎呀，連婆姨娃娃都不落後呵！哈哈！

婦甲 當然嘍，咱們婦女也要保衛邊區，打國民黨反動派！

婦乙 咱婦救會的工作可積極啦！

孩 咱少先隊的工作可模範啦！

鄉 哈哈！好！好！咱邊區黨政軍民，男女老少都是一條心，看那國民黨反動派有幾個腦袋，敢來進攻咱們邊區！

（張大娘提一筐蛋，小栓抱一隻雞上）

張 （唱十二曲）

提一筐大雞蛋抱一隻雞，慰勞咱好軍隊保衛邊區！

（白）鄉長，鄉長！

鄉 啊，張大娘也勞軍來啦！

張 就是嘛！哎，我也沒什麼好東西，把一筐雞蛋和這隻老母鷄送給咱八路軍，把國民黨反動派打在下層地獄裏去，叫他永輩子不得翻身！

衆 好呀，對呀！

栓 （奔至爺前）爺爺！

王 栓兒，你爹回來了沒有？

栓 沒有。

張 還說啦，那隻鷄都燉成鷄糊塗啦，你那個好兒子，也還不回來！我聽說咱們八路軍又打了勝仗，趕快來勞軍，就把鍋給端下來了。

王 哎，真是，這孩子可上那兒去取東西去了呢？

（自衛軍甲持槍奔上）

自甲 報告鄉長，我們自衛隊抓住一個奸細！

鄉 （驚問）奸細？

自乙 （搥王東才上）他媽的！奸細！你跑到那兒，咱們也能把你抓回來！（邊說邊推東才進門）

小孩 （奔上去打東才）打漢奸！打漢奸！……

栓 （發現是他爹）啊？你是爹？！……

東 （慚愧而又悲痛地低聲叫）小孩……

栓 爹！爹！

王 啊？東才？這是怎麼回事？

自乙 他要往邊區外頭跑，沒路條；問他話，他又說的驢唇不對馬嘴，咱們自衛隊就把他抓回來了！

鄉 （問自甲）老劉，你們什麼時候把他抓住的？

自甲 天剛亮的時候。

鄉 在什麼地方？

自甲 在邊境上的山溝裏。

鄉 老王，來！我問你，你兒子東才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王 昨夜裏，我到區上送信回來，路過前面那山嶺上，碰見了東才，他說他是做小買賣來到邊區的。

鄉 後來呢？

王 後來，我把他領回家去啦！還沒等天亮，他說要去取東西，就走啦！鄉長，你給我好好問一問！

鄉 老王，你別急，我給你問問。（走到東才跟前）東才，你是什麼時候來邊區的？來邊區幹什麼來
啦？

東 （無語），——

變甲 不說可不行！

變乙 問他黑夜裏在山頂上幹什麼？

變甲 做小買賣？黑夜裏到山頂上去做小買賣？

自甲 半夜裏往邊區外邊跑，一定不是個好東西，準是個特務！

衆 對了，準是！

王 好呀！你原來是個特務！你不是我的兒子！（拿起紅纓槍要刺東才，衆擋住）

鄉 老王，你別急！王東才，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東 ……………

鄉 沒關係，就是做了壞事也不要緊，說出來，咱邊區不會爲難你的！

王 不要臉的東西！你不是我的兒子！

衆 老王，你別急！讓他好好的說！

乙 鄉長，他不說，把他送到縣政府辦他去！

丙 不說就鎮壓！

甲 讓他坦白！讓他把他幹的壞事和他的特務關係都說出來！

張 對！讓他說！他不說，小栓也不認他是爹！去！栓兒！去勸你爹！（栓走到東才跟前，拉住東才的手說）

栓 爹，快說！爹！快說！

東 （仍不敢說）……

張 （拉栓兒）過來！不說，就不認他是你爹！

鄉 東才，快說吧！栓都勸你來了！

東 （看爹）爹！

鄉 不要緊！只要你能說出來，不會連累你家裏的！

東 (仍不敢說) ………

鄉 老王，你來勸勸東才，他剛來咱們邊區，還不知道邊區是怎麼回事！只要他說出來就好，要是不說出來，那政府可就要鎮壓了！

王 東才，你是個什麼，就說個什麼；我來邊區這幾個月，什麼事都見過了！我親眼看見，咱們邊區怎麼對待特務份子；說出來就寬大，也不殺頭，也不槍斃。你要說出來就好，你要是不說出來，我就不認你是我的兒子！

東 (欲說) ……

鄉 快說，看你爹氣的！

衆 快說吧！

王 說吧，別怕！說了出來，有甚麼問題，政府給你解決！

東 (跪倒) 爹！衆位鄉親！我對不起你們！我是個罪人！我……我真沒臉見大家呀！

(唱第十三曲)

國民黨反動派實在兇殘，

他把咱老百姓活活糟踐！

他把我王東才推下火坑，

他叫我當特務發財升官！

拿手槍立逼我參加「復興社」

逼着我昧良心當了漢奸！

可恨那狗軍隊孫副官：

許回家許我錢把我欺騙！

又是罵又是打我無可奈何，

要是想不去幹我難上加難！

派了我進邊區假裝小販，

黃金貴又逼我把壞事幹！

水井裏放毒藥害了我兒，

昨夜裏又險些把我爹砍！

(白) 爹，你饒了我吧，我本不算個人了！(轉向衆) 要不是昨夜裏，他老人家割洋火，我看出他老人家的臉，我險些一斧子把他老人家就砍死了！我又放毒藥差點把小栓毒死！哎！

(接唱第十四曲)

共產黨救了我一家人，

我忘恩負義壞了良心！

左難右難我想了個主張，

出邊區回軍隊殺仇人！

(白) 哎，昨夜裏，我聽我爹說了以後，我就難過，想：說了吧，又怕連累家裏；不說吧，良心實在受不下去了！我就想了個主意，出邊區去殺仇人！誰知道還沒有出村，就叫你們把我抓住
了！

(接唱十五曲)

千里萬里黃河裡的水，

洗不清王東才一身的罪！

今天我向政府改過自新，

當漢奸害同胞我罪該萬死！

(白)爹！我對不起你老人家！我對不起大家！

鄉 我們來歡迎王東才！

衆 (鼓掌) 歡迎王東才改過自新！

甲 反動派把人害的成了什麼樣子！

乙 叫親兒子殺死自己的父親！

張 叫父親放毒藥毒死自己的兒子！

鄉 東才，別難過了！這不怪你，都怪那反動派喪盡天良的特務政策！你現在說了出來，就是好人啦！東才，來，我問你：你剛才說的那黃金貴，是不是就是咱們街上那個黃金貴？

王 是不是那個黃醫生？

東 就是那個黃醫生。

鄉 (向自衛軍甲乙) 你們兩個，去把黃金貴給抓來！(自衛軍甲乙下)

(正在這時，黃金貴端着一大盤饅頭上)

黃 鄉長，送慰勞品來了！送慰勞品來了！(上來正碰上王東才)

東 黃金貴，你來的正好，漢奸！

（黃兒勢不對，想跑，被自衛軍甲乙堵到門口，衆人上前打黃）

東 鄉長！他身上還有槍！

鄉 別打！先把他的槍搜出來！（衆下了他的槍）

東 （端過黃送來的饅頭，向衆）他的饅頭不能吃，裏面放了毒葯啦！

衆 （怒打黃）

鄉 先別打！把他綁起來，送到縣政府去！政府一定會按照咱們的意思來辦！

（這時外面傳來：「八路軍又打勝仗了」！連長上，衆歡呼，歡迎）

鄉長 連長，這回可辛苦了！咱們軍隊可真是從來不打敗仗，真是常勝軍！

連 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咱們把進攻咱們邊區的反動派軍隊全打垮了！

衆 （歡呼）

鄉 連長，你看：那是大夥慰勞咱們軍隊的東西。

連 真是，謝謝大家，我代表全連的指戰員謝謝！（敬禮）

張 連長，你跟咱們講講打反動派的事吧！

連 這次國民黨反動派有一個軍來進攻咱們，後面還有十來萬人。他一來，咱們毛主席朱德總司令就給他們那邊去了電報，說不要來打咱們，他不聽，還是一個勁往邊區裏進攻；他們用的是美國火箭砲，大砲；咱們實在不能再忍了，於是就打起來了。這一打起來不要緊，一夜的工夫就把他們打退了二百八十里！

衆 (歡呼)

連 這次戰鬪，我們打垮了他們五個連，還有兩個連，不願打內戰，光榮的起義了！過兩天，團部要開展覽會，大夥兒去看看那些繳來的美國武器。

衆 對，咱們也去開開眼！

連 好，我要走了，還要到團部開會去哩！

王 連長，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

連 老王，你有什麼事？

王 我想叫我兒子參加八路軍！

連 你兒子來了？在那裏？

王 (扯過東才) 這就是咱們連長！

東 (敬禮)

鄉 連長，這就是老王的兒子東才。他叫反動派把他派到咱們邊區來作特務，前兩天黃金貴逼着他放毒藥，暗殺人！現在他都向政府坦白了，改過自新了！

連 黃金貴呢？

鄉 抓住了，準備送到縣政府去哩！

連 東才，你願意參加八路軍嗎？

東 我願意參加八路軍打日本，打反動派，報家仇！

連 好！(向王) 那麼，老王，你明天就把他送來吧！

東 不，我今天就去，連長！

（變工隊乙、丙、丁也齊喊：「我參加八路軍！」）

連 好，明天大夥去連部辦手續！

鄉 對，我們趁這工夫，把那些慰勞品送到連部裏去！

衆 好！（分拿慰勞品）（大秧歌）

王 （唱十六曲）

邊區的旗幟迎風飄，

衆 邊區的軍民心一條！

反動派你要是敢來騷擾，

王 拿雞蛋往石頭上碰，

管叫你反動派無處逃，無處逃！

王 邊區的旗幟飄向前，

衆 邊區的軍民團結的鐵一般！

連 不管你特務政策多麼毒辣，

衆 自衛隊組織的嚴，

決不放過一個漢奸，一個漢奸！

（轉第十七曲）

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內戰！

千千萬萬的老百姓都遭了難！
要民主要和平起來清算，

血淚深仇今天要你還！

老百姓，參軍，熱潮高又高，

又生產，又作戰，同把邊區保。

邊區的軍民心一條，

邊區的旗幟迎風飄！

——幕 落——

全 劇 完

一九四六年七月，大連

血 淚 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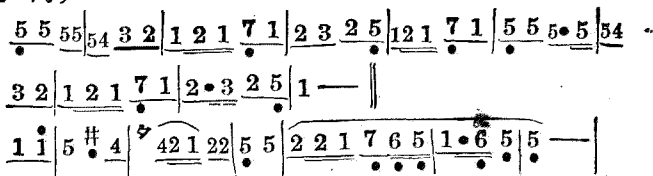
第一幕 第一場

第一曲 王仁厚唱 2/4 (河南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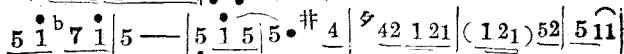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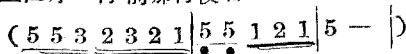
D調

叫板 哎 走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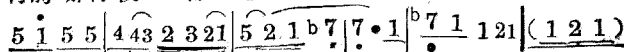
(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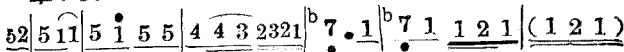
王仁厚 村前哪村後都走遍 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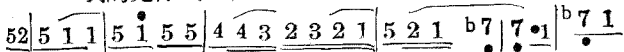
村前哪村後都走遍 走遍了前後村 沒有人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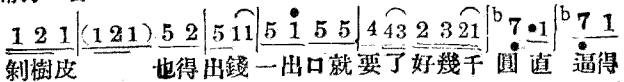
一輩子沒碰上這樣荒旱呀 直餓得老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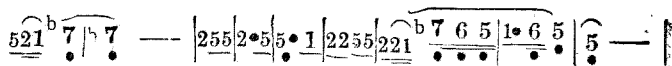
叫苦連天 又加上抓壯丁逼糧要款 河南的老百姓
樹葉子青草根都吃乾淨 觀音土直吃的
我的兒村前去剝榆樹皮 反被那田保長



快要死完 他言說這地面全歸他 管呀 擄樹葉
肚痛腫臉
痛打一番



剝樹皮 也得出錢 一出口就要了好幾千圓 直逼得
一家人 長吁短嘆 眼看着 這幾天 就來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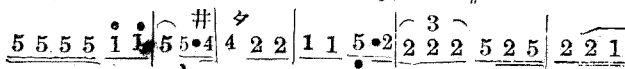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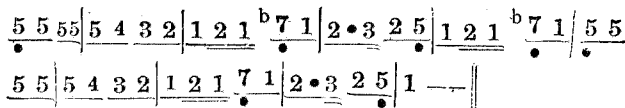


款呀 拿不出三千圓我難逃這一關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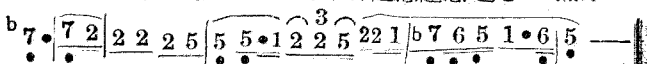
第二曲 王仁厚唱 (河南梆子)

D調

(過門)



大路小路千萬條 不知窮人走那條越思越想越心焦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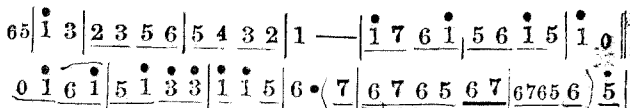
這叫我王仁厚 如何是好呀

第二場

第三曲 2/4 保長與保丁對唱 (秦腔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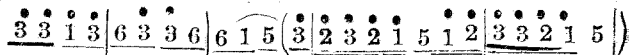
A調

(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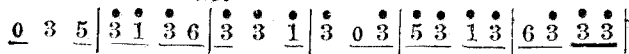


這幾天抓壯丁東奔西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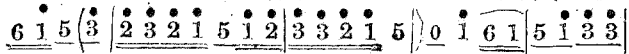
田



保長爲公事實在操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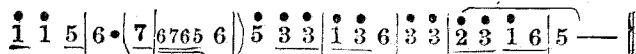


老百姓一個個令人煩惱 要牛筋不出錢叫人心



焦

不逼他無路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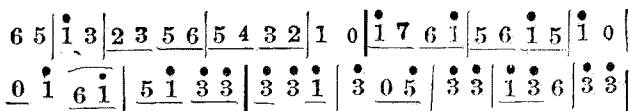


不能發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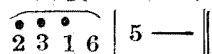
那管他老百姓痛苦號

响

(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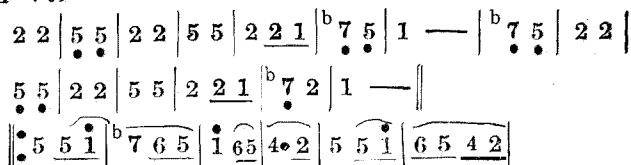
只要 那人和錢 都能拿到 那管他 老百姓跳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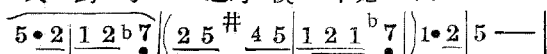
上 吊

第三場 2/4 王老婆唱 (慢西京) D調
 第四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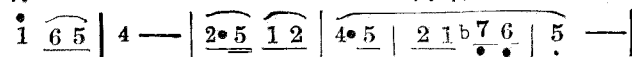
(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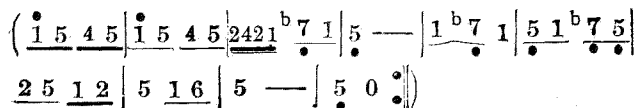
遭兵 荒 遇水 災 天又 大
 這樣 糧 那 款 攤個 不
 田 保 又 收 榆樹 皮
 天 到 了 這 候 不 見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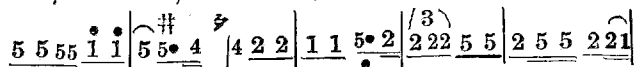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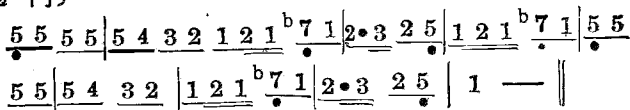
早斷錢轉

河南人
眼看着
你爺爺
倒叫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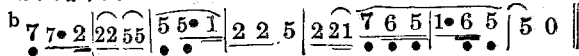
一個 個 叫 苦 連 天
 老百 姓 快 要 死 完
 找鄉 親 快 借 死 錢
 一 家 人 掛 念 不 安



第五曲 王仁厚唱 (河南梆子) D調
〔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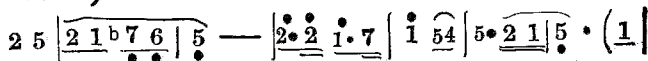


大路小路千萬條 叫我窮人走那條借不了錢來交不了款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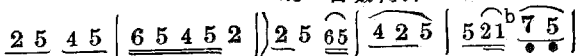
保長來了 我死路一條呀

第六曲 2/4 王仁厚唱 (五更)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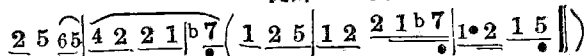


想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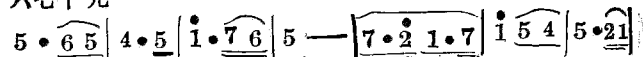
叫聲保長 賞個情面
聽一言 嚇得渾身打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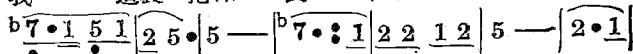
我還 是 想辦法
從那 裏 能弄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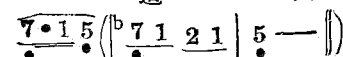
情願化錢
六七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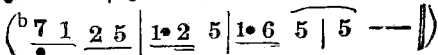
但我 願你 田保 長 給我 個 方便
這真 把保 長 千呼 萬 喚



可憐 我 全家人常受 飢
這一 回 還得 求你 多 恩



寒
典



第七曲 $\frac{2}{4}$ 王仁厚 唱 (採花) D調

$\dot{1} \ 7 \ 6 \ | \ \underline{5 \ 6} \ 5 \ 2 \ | \ \underline{5 \ \dot{1} \ 5 \ 2} \ | \ 5 \ - \ | \ \dot{1} \ 5 \ 5 \ | \ \underline{2 \ 5} \ \underline{2 \ 1} \ |$
 叫聲 東 才兒 你莫亂 想 爲父 心 中
 千般 折 磨 萬 般 罪 壯 丁 幾 個

$\underline{2 \ 5} \ \overset{b}{7} \ \underline{6} \ | \ 5 \ - \ | \ \underline{2 \ 5} \ \overset{b}{7} \ | \ \dot{1} \ 5 \ 4 \ | \ 2 \ \overset{b}{7} \ | \ 1 \ - \ |$
 有 主 張 當 兵 打 仗 還 猶 可
 活 命 還 咱 家 中 老 小 無 有 能 耐
 爲 父 心 中 有 主 見

$\dot{1} \ \dot{1} \ 6 \ | \ \underline{5 \ 6} \ 5 \ 4 \ | \ \underline{1 \ 2} \ \underline{4 \ 5} \ | \ \underline{2 \ \overset{b}{7}} \ | \ 5 \ - \ | \ (\underline{1 \ 1} \ \underline{1 \ 2}) \ |$
 未 上 戰 場 命 先 亡
 全 靠 我 一 兒 旁 你 莫 動 多 彈 言

$\underline{1 \ \overset{b}{7} \ 6} \ 5 \ | \ \underline{5 \ 1} \ \overset{b}{7} \ \underline{5} \ | \ \underline{5 \ 2} \ 5 \ ||$

第八曲 $\frac{2}{4}$ 王仁厚 全家合唱 (西京帶巴) D調

$\underline{2 \ 2} \ \dot{1} \ | \ \underline{1 \ \overset{b}{7} \ 7} \ | \ \underline{5 \ \bullet \ 6} \ \underline{5 \ 4} \ | \ \underline{5 \ 2} \ \underline{1 \ \overset{b}{7}} \ | \ (\underline{5 \ 2} \ \underline{1 \ \overset{b}{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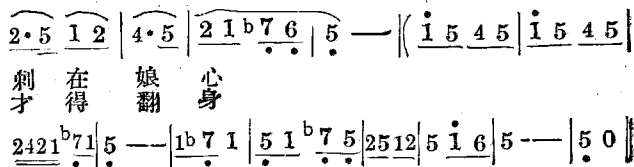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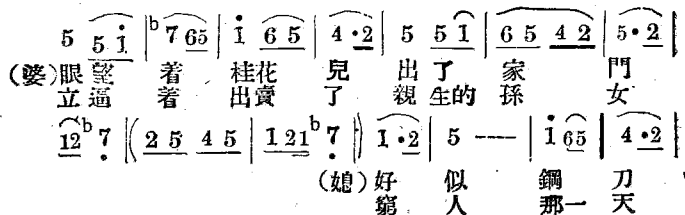
(王) 强 盜 殺 人 不 眨 眼
 (王) 水 旱 蝗 湯 四 大 害
 (婆) 我 這 裡 呼 天 天 不 應
 (王) 抓 壯 丁 十 去 九 個 還
 (婆) 官 府 裏 拿 人 命 不 當 命
 (桂) 狗 強 盜 把 爹 爹 不 綁 走
 (王) 娘 哭 兒 兒 又 把 爹 爹 來 喚 (爹爹呀)

$\underline{5 \ 2} \ \underline{1 \ \overset{b}{7}} \ | \ \dot{1} \ \overset{b}{7} \ \dot{1} \ | \ \underline{5 \ 4 \ 5} \ | \ \underline{2 \ 5} \ 5 \ | \ \overset{b}{7} \ \underline{1} \ \underline{5} \ ||$ (全家哭)

(王) 仗 勢 拉 走 小 東 才
 (王) 官 府 殺 人 第 一 災
 (媳) 我 這 裏 叫 地 地 不 言
 (媳) 怕 的 是 小 拴 爹 命 難 伸
 (婆) 千 萬 個 屈 死 鬼 何 處 全
 (婆) 這 一 家 老 和 小 靠 誰 吃 穿
 (合) 到 那 裏 去 找 三 千 元

第九曲 $2/4$ 婆媳對唱 (西京)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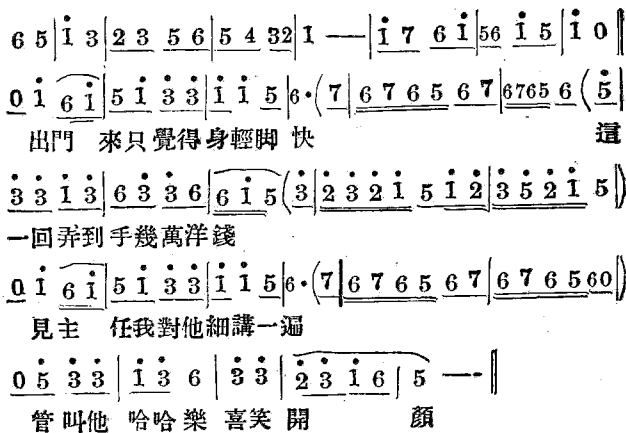


第四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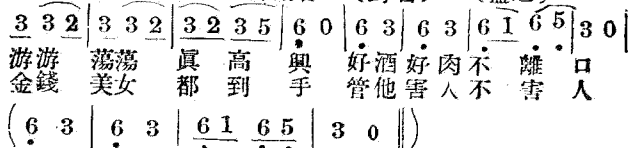
第十一曲 $2/4$ 田保長唱 (二六)

A調

(過門)



第十曲 2/4 郭主任 孫副官 (對唱) (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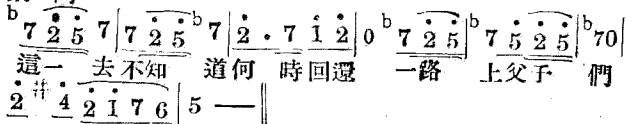


第五場 第十二曲 2/4 王仁厚 王東才 對唱 (秦腔慢二六) A調

(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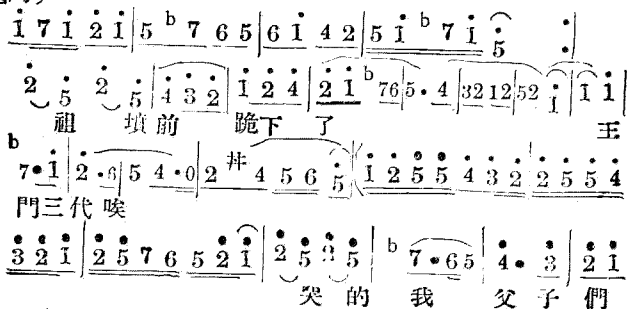
家門



兩淚不乾

第十三曲 2/4 王仁厚 王東才 對唱 (秦腔) A調

(過門)



7 6 | 5 — | 1. ^b 7 6 | 5. 1 | 2 5 ^b 7 | 1 7 6 5 | 1. 2 4 3
拾 不 起 頭 來

(2 3 2 1 | 2 1 p 7 6 5 1 2 | 5 5 4 3 2 2 5 | 5 4 3 2 1 2 5 |

^b 7 6 5 2 | 1 | 1 ^b 7 1 | 2 2 1 ^b 7 6 | 5 5 4 3 | 2 — | 2 5 1 | 5 4 3 2 4 3 2 |

只 呀 因 爲 呀

1. 2 | 5. 6 | 5 4 3 | 2 1 2 0 | (1. 2 4 3 2 3 2 1 | 2 1 ^b 7 6 5 1 2 |

5 5 4 3 2 2 5 | 5 4 3 2 1 | 2 5 ^b 7 6 5 2 1 |

2 5 4 3 | 2. 1 | 2 7 6 5 | 2 5 ^b 7. 1 | 2 2 1 p 6 | 5 4 5 6 5 | 4 — |

遭 下 了 是 天 災 人 的 禍 呀

(6 1 7 6 5 6 4 | 5 6 2 7 | 6 5 4 | 1 2 5 5 4 3 2 | 2 5 5 4 3 2 1 |

2 5 7 6 5 2 1 | ^b 7 2 5 7 | 5 2 5 7. 1 | 4 2 4 2 1 7 6 5 — ||

逼 的 咱 不 孝 兒 把 墳 地 來 賣

(1 2 3 3 2 1 5 | 1 2 3 3 2 1 5 |)

^b 7 2 5 7 | 5 2 5 ^b 7 | 5 4 3 2 | 2 5 1. |

(主) 罵 一 聲 賊 脏 官 實 在 兇 殘

(1 7 6 1 5 6 1 | 2 7 6 1 5 6 1 |)

^b 7 2 5 7 | # 4 2 5 7 | # 4. 2 | 2 7 6 5 | 3 3 2 3 2 1 5 |

逼 的 我 老 百 姓 死 活 兩 難

^b 7 2 5 7 | 5 2 5 ^b 7 | 5 4 3 2 | 2 5 1. | (1 7 6 1 5 6 1 | 2 7 6 1 5 6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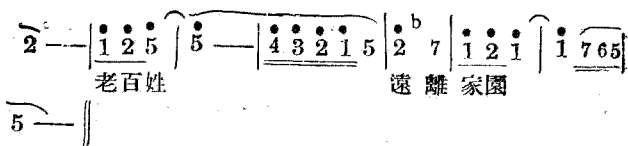
賊 保 長 狗 衙 役 踏 破 門 坎

^b 7 2 5 7 | 5 2 5 ^b 7 | # 4. 2 | 2 7 6 5 | : 1 2 3 3 2 1 5 : |

又 是 糧 又 是 款 攤 固 不 斷

^b 7 2 5 7 | 5 2 5 ^b 7 | 2 ^b 7 | 1 2 | 1 2 1 6 | 5 2 5 | 5. 4 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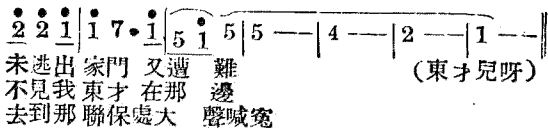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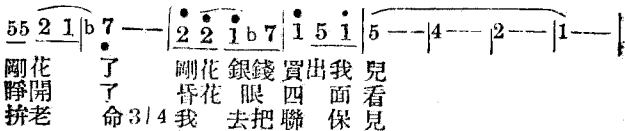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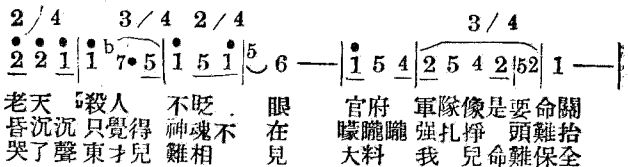
逼 的 我 活 不 得 求 死 也 難 只 逼 得



第十四曲 2/4 王仁厚唱 (哭長城)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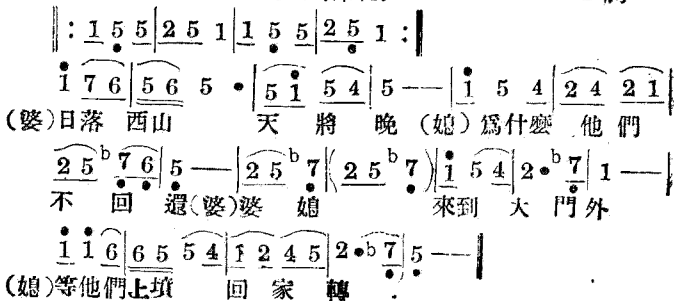
我的天哪



第六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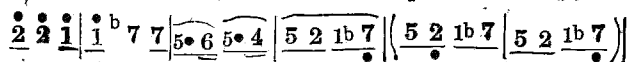
第十五曲 2/4 婆媳對唱 (採花)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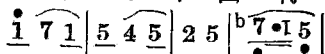


第十六曲 婆媳對唱 西京帶巴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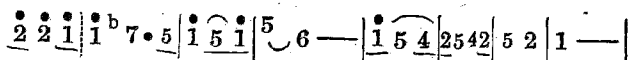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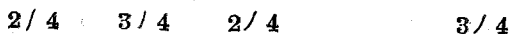
又是壯丁 又是錢
盼他父子 早回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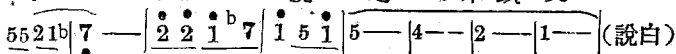
窮人想活 難上難
商量辦法 渡難關

第十七曲 王仁厚 (哭長城)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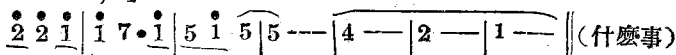


王仁厚心 中似火 燒 走一步來跌一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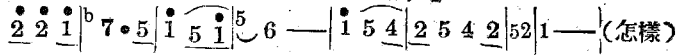
渾身 渾身打戰 往回 跑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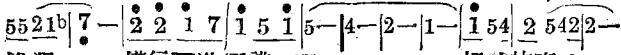
天大的禍事又來了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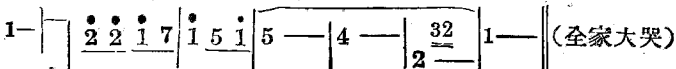


祖孫三代 祭墳 塋 路上來了土匪兵

3/4



兇狠 橫行霸道不講理 把咱的東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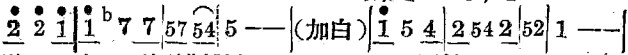


1-(加白)他給抓了逃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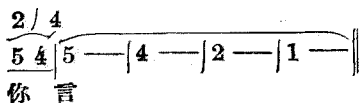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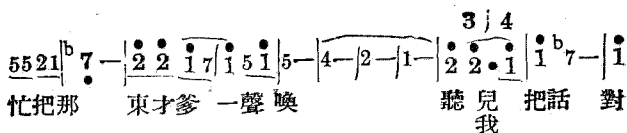
第十八曲 婆媳對唱 (1) 哭長城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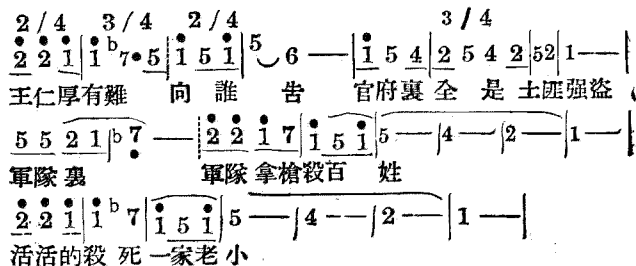
2/4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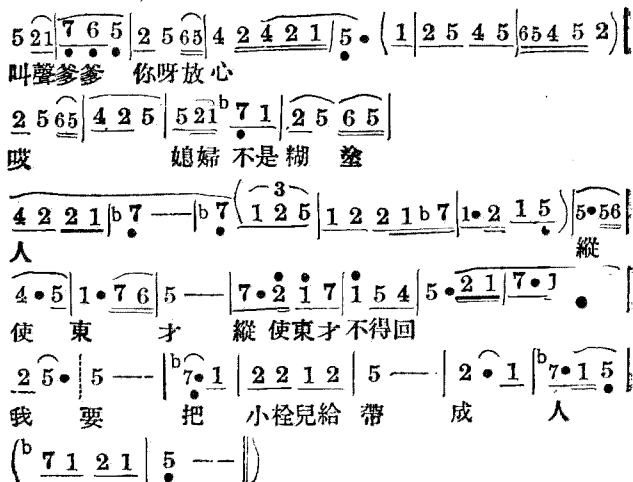
聽一言把 人的肝肝驚炸 這一回性命 難保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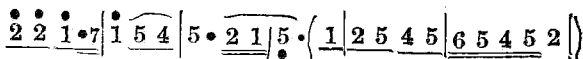
第十九曲 王仁厚唱 (哭長城)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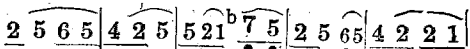
第二十曲 2/4 媳 唱 (五更)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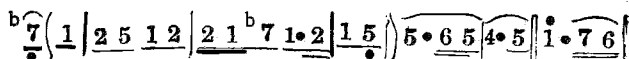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曲 2/4 王仁厚唱(五更)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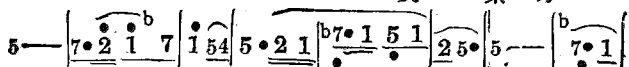
王仁厚兩眼淚淋淋
一家人只哭得肝腸痛斷
直逼得今夜晚就要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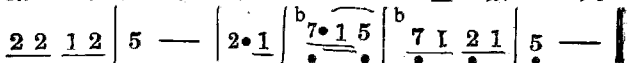
感 謝 媳婦你是 賢德的人
受苦 人 只落得 這樣可憐
急急 忙忙 離開這 虎口狼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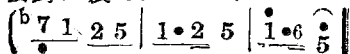
立 志 撫
並 不 是 莊稼
咬 緊 牙



養 王門這 一條 根 全 家 人
人 莊稼人 沒有能耐 狗 賊 官
關 離開了 故鄉 故土 全 家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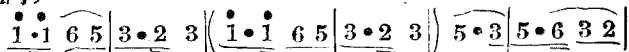
全家老小感 你的 恩
橫行霸道太 兇 慘
要到死裏去 求 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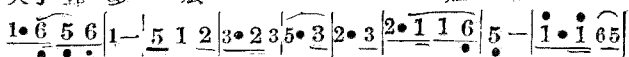
第二幕

第七場 2/4 王東才唱 (越調) A調
第一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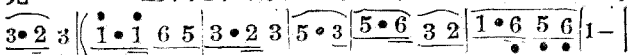
(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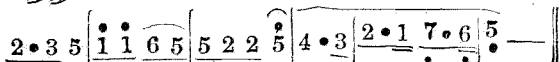
俺河南是一片 人間
哭了聲爹娘 難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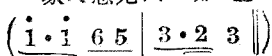
地獄東才在地獄裏受盡了熬煎 出賣了
見 望不見桂花女她在那邊 小栓兒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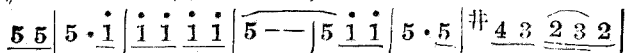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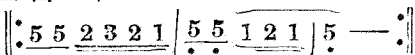
親生女 才贖回壯丁
爹爹 爹聽不 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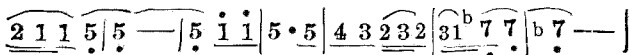
祭祖墳當逃兵 又抓到這裏
一家人想見面 難上加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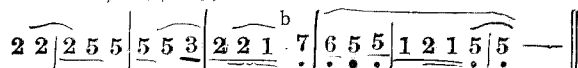
第八場 2/4 王仁厚唱 (河南梆子) D調
第二曲



一條啊扁担我担在肩 山又高路 又遠出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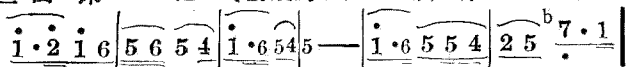


人難 呀 ($\underline{115}$ $\underline{115}$) 王仁厚挑 筐子前面 走啊



一家老小跟在後面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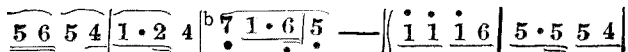
第三曲 採花 (全家對唱) D調 第三次無過門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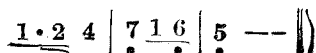
(王)俺 河南本 是好地點(婆)那知道 連年
國民黨要命又要錢 稅上加稅
這些事到處都一般 走頭無路



遭荒旱(王)國民黨趁火來呀打劫(婆)老百姓
捐上加捐 軍糧軍款 催得緊 逼得你
該把誰來怨 大路小路 有千萬(合)不知道



死活他不管
賣兒賣女賣莊田
逃難人走那邊



第四曲 2/4 王仁厚唱 (採花)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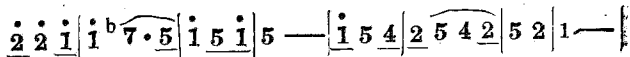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5}} | \underline{2} \underline{5} \underline{1} |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5}} | \underline{2} \underline{\dot{5}} \underline{1} ||)$
 $\dot{1} \cdot \dot{2}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6}} |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6}}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4}} | \underline{\dot{1}} \cdot \underline{\dot{6}}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4}} | \underline{5} - - | \underline{\dot{1}} \cdot \underline{\dot{6}}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4}} | \underline{2} \cdot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1}} |$
 東才娘你 不要這樣說 孩子們聽了
 $\underline{2} \cdot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1}} | \underline{5} - - | \underline{2} \underline{5} \underline{5} | \underline{2}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1}} | \underline{2} \underline{2} \underline{2} \underline{\dot{7}} | \underline{1} - - |$
 更難過 我不信窮人沒啊路走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6}} |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4}} | \underline{\dot{1}} \cdot \underline{\dot{2}} \underline{4} |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6}} | \underline{\dot{5}} - - ||$
 走遍了天涯海角還要活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6}} |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4}} | \underline{\dot{1}} \cdot \underline{\dot{2}} \underline{4} |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6}} | \underline{\dot{5}} - - ||)$

第五曲 2/4 王仁厚婆對唱 (哭長城)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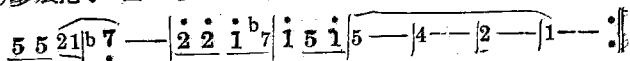
2/4 3/4 2/4 2/4 3/4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5}} |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1}} | \underline{5} \underline{6} - - |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4}} | \underline{2}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4}} \underline{2} | \underline{5} \underline{2} \underline{1} - - |$
 罵一聲狗強盜無法無天 把一個良家女隨便糟踐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2} \underline{1} | \underline{\dot{7}} - - |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7}} |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cdot |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5}} | \underline{5} - - ||$
 王仁厚 拚老命前去追趕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7}} |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1}} | \underline{5} - - | \underline{4} - - | \underline{2} - - | \underline{1} - - ||$
 怕只怕媳婦命難保全

第六曲 2/4 媳 唱(哭長城)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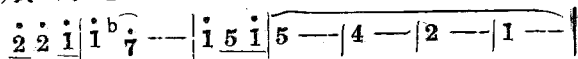
2/4 2/4 3/4



- (1) 我只說老小 難見面 誰知道 又能 轉回還
 (2) 爹娘把小栓 多照管 媳婦 性命 難保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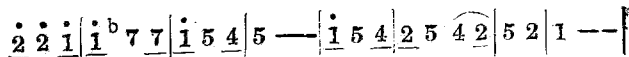
- (1) 强打 强打精神睜開眼 (白:爹...娘...)
 (2) 我的兒 再讓你娘看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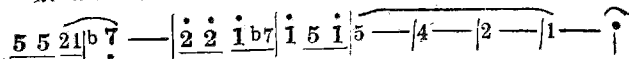
- (2) 丟不下年邁 二老爹娘

第七曲 2/4 婆 唱(哭長城)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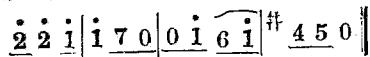
3/4



一家人只 落得人死財散 老的老小的小 痛斷心肝



死的死 活的活 實在傷慘



我不如碰死 死也 心甘

第八曲 2/4 王仁厚唱(哭長城) D調

2/4 3/4 2/4 3/4

$\dot{2} \dot{2} \dot{1} \dot{1} \dot{7} \cdot \dot{5} \dot{1} \dot{5} \dot{1} \dot{5}$ — $\dot{1} \dot{5} \dot{4} | \dot{2} \dot{5} \dot{4} \dot{2} | \dot{5} \dot{2} | \dot{1}$ — |
 媳 婦 婆 婆 把 命 喪 好 似 鋼 刀 刺 胸 膛
 天 黑 地 黑 明 星 朗 小 小 孩 子 哭 親 娘
 王 仁 厚 收 住 淚 兩 行 事 到 了 萬 難 要 硬 心
 手 拉 孫 兒 好 悲 王 傷 小 小 孩 子 沒 了 娘
 廟 堂 上 空 坐 龍 像 不 管 百 姓 苦 遭 殃 娘 碎

$\dot{5} \dot{5} \dot{2} \dot{1} \dot{b} \dot{7}$ — | $\dot{2} \dot{2} \dot{1} \dot{b} \dot{7} | \dot{1} \dot{5} \dot{1} \dot{5}$ — | 4 — | 2 — | 1 — |
 死的死 死的死 來 亡 的 亡
 難民無 難民無 勢 難 告 狀
 死的死 死的死 他 無 指 望
 你就 是 創 開 了 那 三 寸 十 啊
 手 拉 着 沒 娘 兒 往 前 闖

$\dot{2} \dot{2} \dot{1} \dot{1} \dot{b} \dot{7} | \dot{1} \dot{5} \dot{1} \dot{5}$ — | 4 — | 2 — | 1 — ||
 丟 下 老 小 這 一 雙
 哭 天 叫 地 我 無 主 張 (唉)
 活 着 的 活 着 還 要 活 (白)
 也 不 能 與 你 把 話 講
 天 蒼 蒼 地 茫 茫 我 奔 向 那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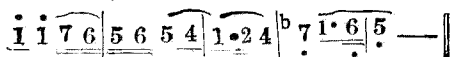
第九曲 4/4 (祭墳用) (過場) A調

$\dot{2} \dot{5} \dot{1}$ — | $\dot{2} \dot{5} \dot{1}$ — | $\dot{2} \dot{5} \dot{1} \dot{2} \dot{1}$ | $\dot{b} \dot{7} \dot{6} \dot{5} \dot{6} \dot{1}$ — |
 $\dot{b} \dot{7} \dot{6} \dot{5} \dot{4}$ — | $\dot{b} \dot{7} \dot{6} \dot{5} \dot{4} \dot{6} | \dot{5} \cdot \dot{6} \dot{4} \dot{3} \dot{2} \cdot \dot{3} \dot{1} \dot{3} | \dot{2}$ — | $5 \cdot \dot{6}$ |
 $\dot{1} \dot{b} \dot{7} \dot{6} \dot{1} \dot{7} | \dot{6} \dot{5} \dot{4} \dot{3} | \dot{2} \cdot \dot{3} \dot{5} \dot{6} \dot{1}$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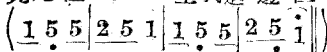
第十曲 2/4 王仁厚唱(採花) D調

$\dot{1} \cdot \dot{2} \dot{1} \dot{6} | \dot{5} \dot{6} \dot{5} \dot{4} | \dot{1} \cdot \dot{6} \dot{5} \dot{4} | \dot{5}$ — | $\dot{1} \cdot \dot{6} \dot{5} \dot{5} \dot{4} | \dot{2} \cdot \dot{5} \dot{7} \dot{1}$ |
 老 大 講 說 邊 區 好 王 仁 厚 心 裏
 死 馬 當 着 活 馬 醫 病 到 垂 危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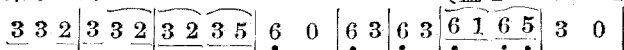
$\dot{2} \dot{1} \dot{b} \dot{7} \dot{1} | \dot{5}$ — | $\dot{2} \dot{5} \dot{5} | \dot{2} \dot{1} \dot{b} \dot{7} \dot{1} | \dot{2} \dot{2} \dot{2} \dot{b} \dot{7} | \dot{1}$ — |
 半 信 又 半 疑 天 底 下 真 有 窮 人 的 福 地
 亂 投 醫 餓 死 凍 死 都 是 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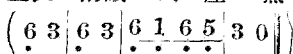
弄得我左思右想沒主意
九死裡求一生我進邊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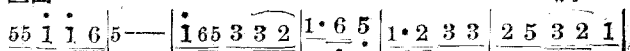
第九場 2/4 孫副官唱 (盤道) 二次無過門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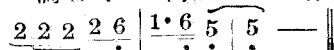
司令的命令傳下來 要把隊伍往北開
堅決消滅共產黨 叫我升官又發大財



第十場 2/4 變工隊唱 奏一遍過門 (民歌)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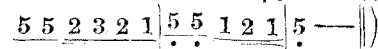


南風絲溜溜吹來了個變工隊 今年雨水實在好
莊稼無的好多多來鋤草 衆人合夥金不換
深耕細鋤草 鋤草要惜苗 鋤頭底下三分水
人呀不虧地地呀不虧人 種個什收個什
一滴汗下土秋收萬石糧 谷子糜子堆滿倉
一滴汗下土萬顆粒下 大國糜子小國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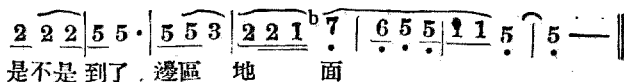
苗苗長呀長的美
苗苗長呀長的好
今年收呀收成好
勞動變呀變成金
家家喜呀喜洋洋
大家喜呀喜洋洋

第十三曲 2/4 王仁厚唱 (河南梆子)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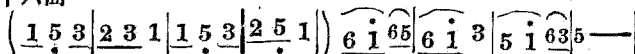


$5 \dot{5} | 5 \cdot \dot{1} | \dot{1} \dot{1} \dot{1} \dot{1} | 5 - | 5 \dot{1} \dot{1} | 5 \cdot 5 | \# 4 3 2 3 2 |$
 爬一座山來又一道川 求活路哪怕那山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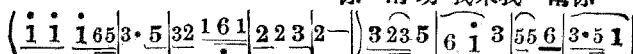
$1 \dot{1} 5 | 5 \cdot \dot{1} | 5 \cdot 5 | 4 3 2 3 2 | 2 1 \overset{b}{7} 7 | 7 - ||$
 阻攔 昨夜晚偷過了封鎖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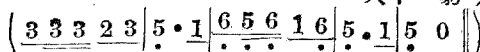
第十一場 張、變、等 唱 (花音崗調) F調
第十六曲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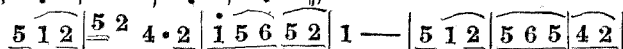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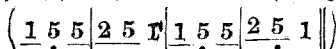
聽說又雞民到
兩雙筷有子雞個碗
洋芋白菜兩兩個葡
咱們把豐衣大又食
一千把頭扛在肩
你幫恩謝我來我幫
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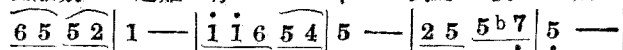
送給他鍋碗把燒
送給起雞民把家安
難民來了要養助
借給家難必生
老人不窮人掛
天下窮人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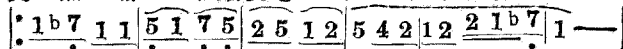
第十七曲 2/4 王仁厚 唱 (銀紐絲)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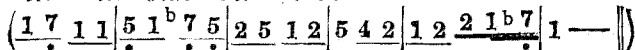
王仁厚來淚滿面 衆位 恩 人
我離家 逃難 有 半 年 到處 挨 餓



聽我言 外邊的政 府 軍隊 實在 壞
受熬煎 眼看沒吃 的 性命 難保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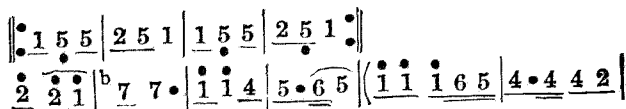
多少 人 餓 死 在 大 路 邊
蒙 大 家 救 活 我 在 邊 區 裏 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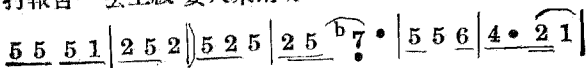
第 三 幕

第十二場 第二曲 $\frac{2}{4}$ (滑稽崗調) 黃金貴唱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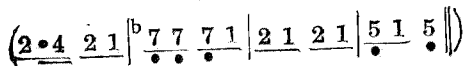
〔(過門)〕



人人 說我 是呀醫生
 破壞 邊區 立呀大功
 調查 情報 又畫地圖
 下毒藥 暗殺人 又打黑槍
 近來的 工作上 大受困難
 打報告 去上級 要人來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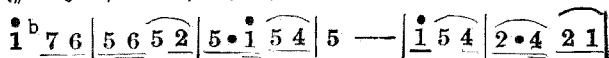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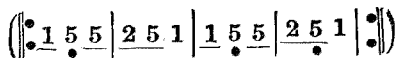


我這個 醫生 要啊人命
 我的組織 是啊復興
 瓦解八路軍 做啊內應
 把邊區軍民 都殺乾淨
 邊區的老百姓 組織的嚴
 爲什麼至今 不見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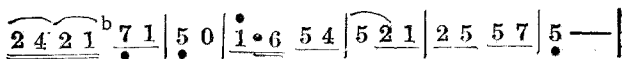


第十三場 第二曲 $\frac{2}{4}$ 張大娘、栓合唱 (剪剪花)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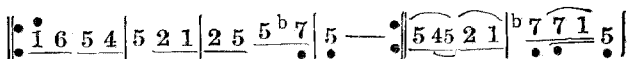
〔(過門)〕



我提着籃兒 我呀提個罐 一步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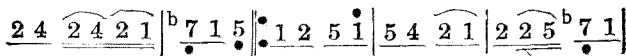


往呀 往前趕 送給變工隊 吃了多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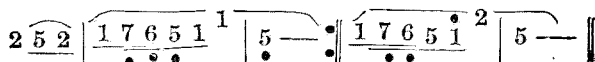


爺爺去鋤地 小栓也不閒 過一個溝 轉一個灣

攔羊又放牛 送水又送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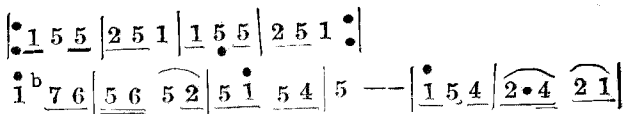
快把飯菜 送上山 哎海 哎海 啾啾 快把飯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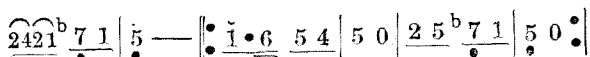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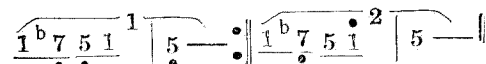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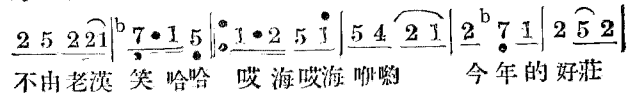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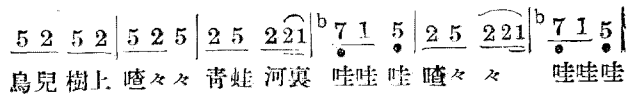
送上 山哪 啾 啾 山哪 啾 啾

第三曲 2/4 王仁厚、張合唱 (剪剪花) F調

(過門)



扛起了鏟頭 往呀往前看 遍地的莊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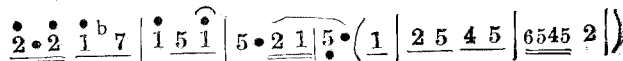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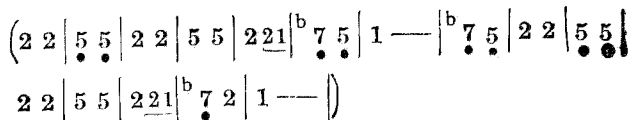
長呀長的歡 南瓜結疙瘩 土豆開了花
玉米刷鬍子 豆夾把它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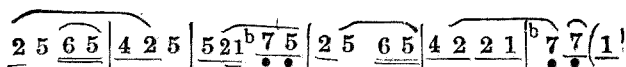
稼呀 嗬 啾 莊稼 嗬 啾

第十四場 2/4 王東才唱 (五更)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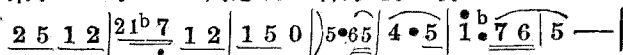
第四曲

(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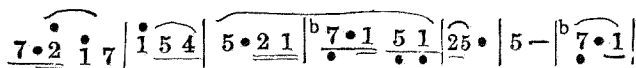
好一似 在夢中
昧了良心 到片邊 (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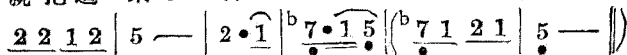
只覺得昏昏又沉沉
未下手只覺得渾身發軟



懷裏揣着毒藥
爲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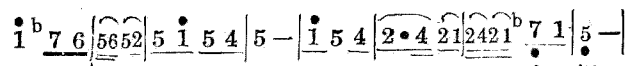


來到這村口外狗特務
就把這衆人害這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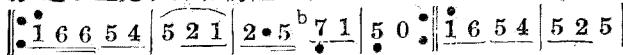


逼着我把人來害
傷天害理不應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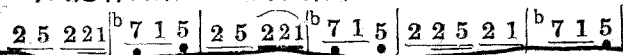
第五曲 2/4 張唱 (過門同前) F調 (剪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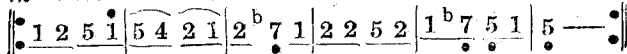
撈起了籃兒往呀往前趕 鋤罷了地來回家去吃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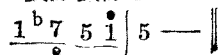
今天是什麼飯 饅頭蒸南瓜 饅頭蒸的軟又軟
今天是什麼菜 豆腐拌黃瓜



南瓜蒸的個甜又甜軟又軟 甜又甜不由我老婆子好喜歡



哎海 哎海 啲 啲 今年是豐衣足食年 哪 哪 啲 啲



年 哪 哪 啲 啲

第十五場
第六曲

王東才唱

(五更)

F調

$\underline{\dot{2}\cdot\dot{2}}\ \underline{\dot{1}^b7}\ |\ \underline{\dot{1}\ 5\ 4}\ |\ \underline{5\cdot\dot{2}\ 1}\ |\ \underline{5\cdot}\ (\underline{1}\ |\ \underline{2\ 5\ 4\ 5}\ |\ \underline{6\ 5\ 4\ 5\ 2}\ |)$

手拿斧子心內跳

$\underline{2\ 5\ 6\ 5}\ |\ \underline{4\ 2\ 5}\ |\ \underline{5\ 2\ 1}^b\ |\ \underline{7\ 1}\ |\ \underline{2\ 5\ 6\ 5}\ |\ \underline{4\ 2\ 2\ 1}\ |\ \underline{7}^b\ \text{---}$

哦 今晚殺人第一遭

$\underline{7}^b\ (\underline{1\ 2\ 5}\ |\ \underline{1\ 2\ 2\ 1}^b\ |\ \underline{7}\ |\ \underline{1\ 2\ 1\ 5})\ |\ \underline{5\cdot\dot{6}\ 5}\ |\ \underline{4\cdot\dot{5}}\ |\ \underline{\dot{1}\cdot\dot{7}\ 6}\ |\ \underline{5\ \text{---}}$

有心不作

$\underline{7}^b\ \underline{\dot{1}^b7}\ |\ \underline{\dot{1}\ 5\ 4}\ |\ \underline{5\cdot\dot{2}\ 1}\ |\ \underline{7\cdot\dot{1}\ 5\ 1}\ |\ \underline{2\ 5\cdot}\ |\ \underline{5\ \text{---}}\ |\ \underline{7\cdot\dot{1}}^b\ |$

不作逃跑怕上邊

$\underline{2\ 2\ 1\ 2}\ |\ \underline{5\ \text{---}}\ |\ \underline{2\cdot\dot{1}}\ |\ \underline{7\cdot\dot{1}\ 5}\ |\ \underline{7\cdot\dot{1}\ 2\ 1}\ |\ \underline{5\ \text{---}}\ |$

知道性命難逃

第七曲

王仁厚唱

(崗調)

F調

(過門)

$(\underline{1\ 5\ 5}\ |\ \underline{2\ 5\ 1}\ |\ \underline{1\ 5\ 5}\ |\ \underline{2\ 5\ 1}\ ||)$

$\underline{5\ 2\ 5}\ |\ \underline{2\ 5\ 5}\ |\ \underline{\dot{1}\ \dot{1}\ 4}\ |\ \underline{5\cdot\dot{6}\ 5}\ |\ (\underline{\dot{1}\ \dot{1}\ 6\ 5}\ |\ \underline{4\ 4\ 4\ 2}\ |\ \underline{5\ 5\ 5\ 1}\ |)$

區裏送了一封信

一路走的身乏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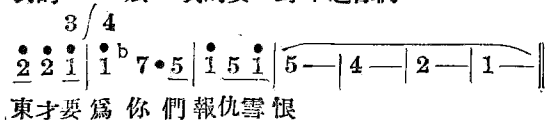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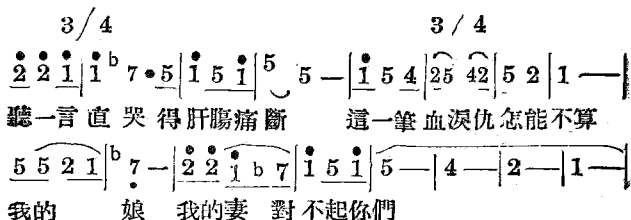
$\underline{2\ 5\ 2}\ |\ \underline{5\ 2\ 5}\ |\ \underline{2\ 5}^b\ |\ \underline{7}\ |\ \underline{5\ 5\ 6}\ |\ \underline{4\cdot\dot{2}\ 1}\ |\ (\underline{2\cdot\dot{4}\ 2\ 1}\ |\ \underline{7\cdot\dot{7}\ 7\ 1}\ |)$

半夜三更轉回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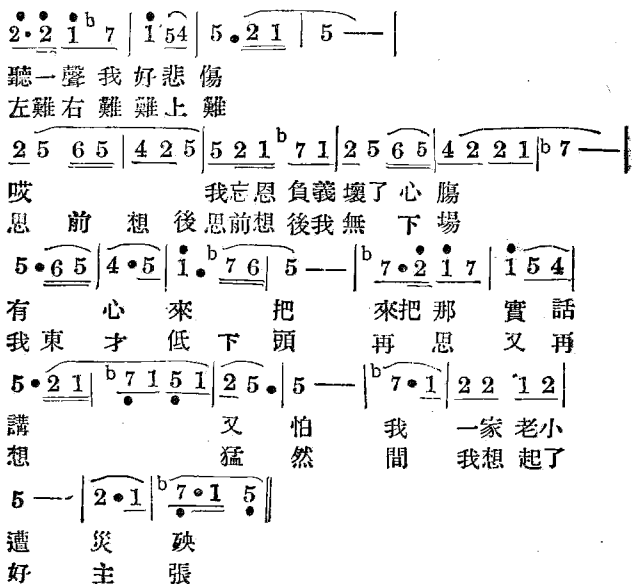
抽一袋旱烟再動身

$\underline{2\ 1\ 2\ 1}\ |\ \underline{5\ 1\ 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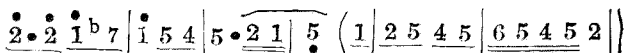
第十六場 2/4 王仁厚唱 (哭長城) F調
第八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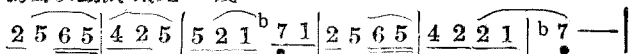
第十曲 2/4 東才唱 (五更)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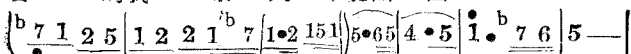
第十一曲 王東才唱 (五更)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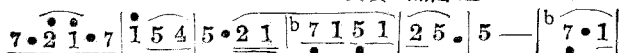
王東才來難又難
 爹爹小栓都睡定
 罵聲反動派太兇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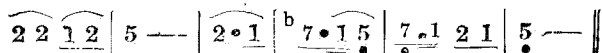
話到口邊不敢言
 我東才心亂呀不呀安寧
 害的我家一人不能團圓



爹爹他那裏
 一個炕上
 我要翻山過境



他那裏逼得緊 說一套
 一個炕兩樣夢 一家人
 回到軍隊裏邊 不殺死



假話離家園
 一家人是兩條心
 仇人我不回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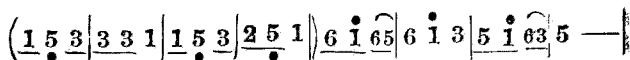
第十七場
第十二曲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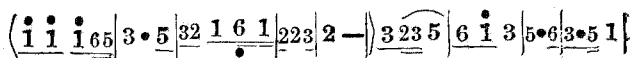
(花青崗調)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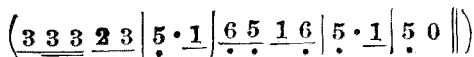
(過門)



可恨那 反動派 禍國殃民
你送米 我送菜 快去勞軍
背來了 白麵 二十斤
挑來了 蒸窩窩 兩大籠
婦救會 作來了 慰勞鞋
提一筐 雞蛋 抱一隻雞



不抗日打邊區 喪盡天良
打走了反動派 才享太平
慰勞咱們的 八路軍
八路軍 吃了 打衝鋒
快送給 咱們的好軍隊
慰勞咱 好軍隊 保衛邊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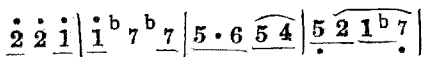


第十三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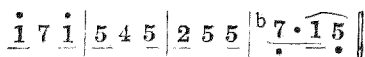
2/4

王東才唱 (西米帶巴)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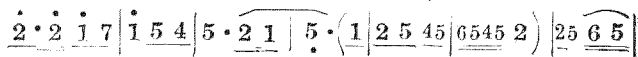


罵一聲 反動派 實在兇 慘
你把我 王東才 推下火 坑
拿手槍 直逼我 參加復興 社
可恨那 狗軍隊 孫副官 何
又是罵 又是打 我無幾 奈何
派我進 邊區來 假裝小 販兒
水井裏 放毒藥 害了我 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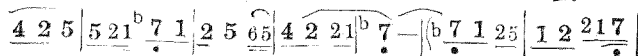
他 把 咱 老 百 姓 活 活 糟 踐
 他 叫 我 當 特 務 發 財 升 官
 逼 着 我 昧 良 心 當 了 漢 奸
 詐 回 家 許 我 錢 把 我 欺 騙
 要 是 想 不 去 幹 難 上 加 難
 黃 金 貴 又 逼 我 把 壞 事 幹
 昨 夜 晚 又 險 些 把 我 爹 砍

第十四曲 2/4 王東才唱 (五更) F調



共 產 黨 救 了 我 一 家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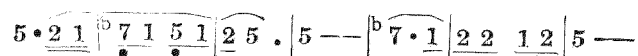
哎



我 忘 恩 負 義 壞 了 良 心



左 難 右 難 我 想 了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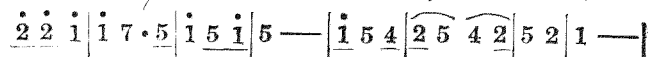
張 出 邊 區 回 軍 隊 去 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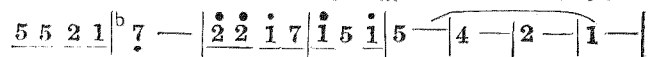
仇 人

第十五曲 王東才唱 (長城), D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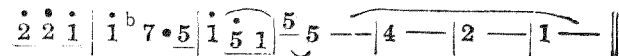
2/4 3/4 3/4 2/4



千 里 萬 里 黃 河 的 水 洗 不 清 王 東 才 一 身 的 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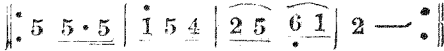


今 天 我 3/4 向 政 府 完 全 坦 白



當 漢 奸 害 同 胞 死 也 應 該

第十六曲 2/4 全體合唱 (民歌)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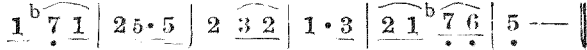
邊區的旗幟迎風飄
 邊區的軍民心風一條
 邊區的旗幟飄向
 邊區的軍民團結得戰一般



反動派你要 是敢來騷擾
 不管你特務政策多麼毒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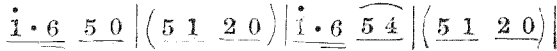


拿雞蛋碰石頭
 自衛隊組織的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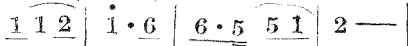


管叫你不反動派無處逃無處逃
 放過一個漢奸一個漢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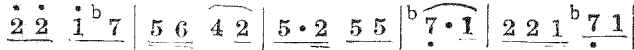
第十七曲 2/4 (剪剪花) F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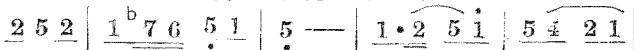
反動派真可恨
 老百姓參軍



製熱造潮
 內高呀 戰高又高



千千萬萬老百姓遭呀遭了難
 又生產又做戰同把邊區保
 要民主自由
 邊區的軍民



起來清算
 心啊一條
 噫哎 噫
 噫 噫
 噫 噫
 噫 噫
 噫 噫



血淚深仇 今天要你還
 邊區的旗幟 迎風飄
 噫 噫 噫
 噫 噫 噫

